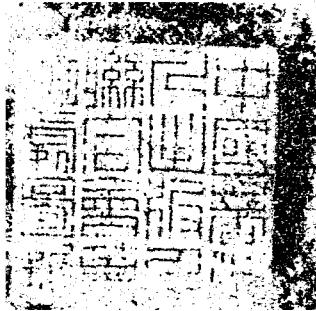


原版樣本

少年飄泊者

蔣光赤 著



MG
I246.57
182

少年飄泊者

蔣光赤著



3 1761 5168 0

拜輪呵！

你是黑暗的反抗者；

你是上帝的不肖子；

你是自由的歌者；

你是強暴的勁敵。

飄零呵，毀謗呵……

這是你的命運罷？

抑是社會對於天才的敬禮？

自序

在現在唯美派小說盛行的文學界中，我知道我這一本東西，是不會博得人們喝采的。人們方羣沉醉於什麼花呀，月呀，好哥哥，甜妹妹的軟香巢中，我忽然跳出來做粗暴的叫喊，似覺有點太不識趣了。

自序
不過讀者切勿誤會我是一個完全粗暴的人！我愛美的心，或者也許比別人更甚一點；我也愛幻遊於美的國度裏。但是，現在我所耳聞目見的，都不能令我起美的快感，更那能令我發美的歌聲呢？朋友們！我也實在沒有法子呵！

1
倘若你們一些文明的先生們說我是粗暴，則我請你們莫要理我好了。我想，現在粗暴的人們畢竟佔多數，我這一本粗暴的東西，或者不致於不能得

着一點兒同情的應聲。

蔣光赤。一九二五，十一，一，於上海。

維嘉先生：

我現在要寫一封長信給你，——你接着牠時，一定要驚異，要奇怪，甚至於莫明其妙。本來平常我們接到人家信時，一定先看看是從什麼地方寄來的，是誰寄來的。倘若這個給我們寫信的人爲我們所不知，並且他的信是老長老長的，我們一定要驚異，要奇怪。因此，我能想定你接着我這一封長信的時候，你一定要發生莫明其妙而有趣的情態。

你當然不知道我是何如人。說起來，我不過是一個飄泊的少年，值不得一般所謂文學家的注意。我向你抱十二分的歉，——我不應寫這一封長信，來花費你許多貴重的時間。不過我還要請你原諒我，請你知道我對於你的

態度。我雖然不長於文學，但我對於文學非常有興趣；近代中國文學家雖多，然我對於你比較更敬仰一點——我敬仰你有熱烈的情感，反抗的精神，新穎的思想，不落於俗套。維嘉先生！你切勿以此爲我恭維你的話，這不過是我個人的意思，其實還有多少人小覷你，笑罵你呢！我久已想寫信給你，但是我恐怕你與其他時髦文學家同一態度，因之總未敢提筆。現在我住在旅館裏，覺着無聊已極，忽然想將以前的經過——飄泊的歷史——提筆回述一下。但是尚誰回述呢？我也不是一个大文學家，不願做一篇自傳，好藉之以炫美於當世；我就是將自傳做了，又有誰個來讀聽呢？就是倘若發生萬幸，這篇自傳能夠入於一二人之目，但是也必定不致於有好結果——人們一定要罵我好不害臊，這樣人也配做自傳麼？維嘉先生！我絕對沒有做自傳的勇氣。

現在請你原諒我。我假設你是一個不鄙棄我的人，並且你也不討厭我

要回述自己飄泊的歷史給你聽聽。我假設你是一個與我表同情的人，所以我才敢提起筆來向你絮絮叨叨地說，向你表白表白我的身世。維嘉先生！請你不要誤會！我並不希望藉你的大筆以潤色我的小史——我的確不敢抱着這種希望。

我也並不是與你完全不認識。五六年前我原見過你幾次面，並且與你說過幾句話，寫過一封信。你記不記得你在W埠當學生會長的時代？你記不記得你們把商務會長打了，把日貨招牌砍了，一切販東洋貨的好商要報你們的仇？你記不記得二天夜裏有一個人神色匆促向你報信，說奸商們打定主意要報學生仇，已經用錢僱了許多流氓，好暗地把你們學生，特別是你，殺死幾個。這些事情我一點兒都未忘却，都緊緊地記在我的腦裏。維嘉先生！那一天夜裏向你報信的人就是我，就是現在提筆寫這一封長信給你的人。

當時我只慌裏慌張地向你報告消息，並沒有說出自己的姓名；你聽了我的報告，也就急忙同別人商量去了，並沒有問及我的姓名，且沒有送我出門。我當時並不怪你，我很知道你太過於熱心，而把小禮節忘却了。

這是六年前的事，你大約忘記了罷？維嘉先生！你大約更不知道我生活史中那一次所發生的事變。原來我那一夜回去太晚了，我的東家疑惑我將他們所定的計劃洩漏給你們，報告給你們了，到第二天就把我革去職務，不要我替他再當掌櫃的了。這一件事情，你當然是不知道。

我因為在報紙上時常看見你的作品，所以很知道你的名字。W埠雖是一個大商埠，但是五六年前，風氣是閉塞極了，所謂新文化運動可以說是沒有。自從你同幾位朋友提倡一下，W埠的新潮也就漸漸湧起來了。我不願意說假話，維嘉先生，我當時實受你的影響不少！你記不記得有一年暑假時，

你接到了一封署名汪中的信？那一封信的內容，一直到如今，我還記得，並且還可以背誦得出。現在我又提筆寫長信給你，我不問你對於我的態度如何，討厭不討厭我，但我總假設你是一個可以與我談話的人，可以明白我的人。

那一年我寫信給你的時候，正是我想投江自殺的時候；現在我寫信給你的時候，却與以前不同了。不過寫這前後兩封信的動機是一樣的。——我以為你能明白我，你能與我表同情。維嘉先生！我想你是一個很明白的人，你一定知道：一個人當萬感叢集的時候，總想找一個人訴一訴衷曲，訴了之後纔覺舒服些。我並不敢有奢望求你安慰我；倘若你能始終聽我對於自己歷史的回述，那就是我最引以為滿意的事了。

現在我請你把我的這一封長信讀到底！

在安徽省T縣P鄉有一亂墳山，山上墳墓疊疊，也不知埋着的是那些無告的孤老窮婆，貧兒苦女，——無依的野魂。說起來，這座亂墳山倒是一塊自由平等的園土，毫無階級貴賤的痕跡。這些疊疊的墳墓，無論如何，你總說不清那一個尊貴些，臥着的是貴族的先人；那一個貧賤些，臥着的是乞丐的祖宗。這裏一無莊嚴的碑石，二無分別的記號，大家都自由地排列着，也不論什麼高下的秩序。或者這些墳墓中的野魂，生前受盡殘酷的蹂躪，不平等的待遇，肯定人世間所有的苦痛；但是現在呵，他們是再平等自由沒有的了。這裏無盡貴的位置，豪貴的鬼魂絕對不到這裏來，他們儘有自己的園土；這裏的居鄰盡是些同等的分子，所謂陵弱欺賤的現象，大約是一定不會有的。

亂墳山的東南角，於民國四年九月十五日，在叢集土堆的夾道中，又添蓋了一座新墳。寥寥幾個送葬的人將墳堆積好了，大家都回去了，只剩下二個帶孝的約十五六歲的小學生，他的眼哭得如櫻桃一般的紅腫。等到一切人都走了，他更撫着新墳痛哭，或者他的淚潮已將新墳湧得透濕了。

夕陽漸漸要入土了，牠的光線照着新掩埋的墳土，更顯現出一種淒涼的紅黃色。幾處牧童唱着若斷若續的歸家牧歌，似覺是幫助這個可憐的小學生痛哭。晚天的秋風漸漸地涼起來了，更吹得他的心要炸裂了。暮帳愈伸愈黑，把纍纍墳墓中的陰氣都密布起來。忽而一輪明月從東方升起，將墳墓的顏色改變一下，但是誰個能形容出這時墳墓的顏色是如何悲慘呢。

他這時實在也沒有力量再哭下去了。他好好地坐在新墳的旁邊，抬頭向四面一望，對着初昇的明月出了一會神。接着又向月光下的新墳默默地

望着。他這時的情緒却不十分悲慘了，他的態度似覺變成很從容達觀的樣子。他很從容地對着新墳中的人說：

「我可憐的爸爸！我可憐的媽媽！你倆今死了，你倆永遠拋下這一個弱者的兒子，無依無告的我。」

「你倆總算是幸福的了：能夠在一塊兒死，並且死後埋在一塊，免去了終古的寂寞。黑暗的人間硬逼迫你倆含冤而死，惡劣的社會永未給過你倆以少微的幸福。你倆的冤屈什麼時候可以伸雪？你倆所未得到的幸福又什麼時候可以償還呢？」

「但是，我的爸爸！我的媽媽！你倆現在可以終古平安地臥着，人世間的惡魔再不能來擾害你倆了。這裏有同等的鄰居，——他們生前或同你倆一樣地受苦，他們現在當然可以做你倆和睦的伴侶。這裏有野外的雨露，

——你倆生前雖然被了許多恥辱，但是這些雨露或可以把你倆的恥辱洗去。這裏有野外的明月，——你倆生前雖然一世過着黑暗的生活，但是現在你倆可以細細領略明月的光輝。

「爸爸！媽媽！平安地臥着罷！你倆從今再不會嘗受人世間的虐待了！」

「但是，你倆倒好了，你倆所拋下一個年幼的兒子——我將怎麼辦？我將到何處去？我將到何處去……」

說到此時，他又悲傷起來，淚又不禁潑潑地流下。他想他的父母既然被人們虐待死了，他是一個年幼的小孩子，當然更不知要受人們如何的虐待呢！他於是不禁從悲傷中又添加了一層不可言狀的恐懼。

「倒不如也死去好……」他又這般地想着。

維嘉先生！這一個十六歲的小學生，就是十年前的我。這一座新墳墓所臥着的，就是我那可憐的，被黑暗社會所逼死的父母。說起來，我到現在還傷心，——我永遠忘却不了我父母致死的原因！現在離我那可憐的父母之死已經有十年了，在這十年之中，我總未忘却我父母是爲着什麼死的。

江河有盡頭，此恨綿綿無盡期！我要爲我父母報仇，我要爲我父母伸冤，我要破壞這逼死我父母慘死的萬惡社會。但是，維嘉先生，我父母死去已十年了，而萬惡的社會依然，而我仍是一個抱恨的飄泊的少年！

三

民國四年，我鄉不幸天旱，一直到五月底，秧禾還沒有栽着。是年秋收甚劣，不過三四成。當佃戶的倘若把課租繳齊與主人，（我鄉稱地主爲主人）

就要一點兒也不剩，一定要餓死。有些佃戶沒有方法想，只得請主人吃酒，寫書將課租減少。倘若主人是有點良心的，則或將課租略略減少一點，發一發無上的大慈悲；不過多半主人是不願意將課租減少的，——他們不問佃戶有無力繳課租與否，總是硬逼迫佃戶將課租繳齊，否則便要驅逐，便要訴之於法律，以抗繳課租罪論。有一些胆小的佃戶們，因為怕犯法，只得想方設法，或借貸，或變賣耕具，極力把課租繳齊；倘若主人逼得太緊了，他們又無法子可想，最後的一條路不是自殺，就是賣老婆。有一些胆大的佃戶們，沒有方法想，只得隨着硬抵，結果不是被驅逐，就是挨打，坐監獄。因之，那一年我縣的監獄倒是很興旺的。

我家也是一個佃戶。那一年上帝對於窮人大加照顧，一般佃戶們都沒脫了他的恩惠。我家既然也是一個佃戶，當然也脫不了上帝的恩惠，嘗一嘗

一般佃戶們所受的痛苦。我家人口共三人，我的父母和我。我在本鄉小學校讀書，他們倆在家操作；因為天旱，我的書也讀不成了，就在家裏閒住着。當時我的父母看着收成不好，一家人將要餓死，又加着我們的主人勢大，毫不講一點兒理，於是天天總是相對着嘆氣，或相抱着哭泣。這時真是我的小生命中一大波浪。

繳課租的日子到了。我家倘若把收得的一點糧食都繳與主人罷，則我們全家三口人一定要餓死；倘若不繳與主人罷，則主人豈能干休？我的父母足足哭了一夜，我也在旁邊伴着他倆老人家哭。第二日早飯過後，主人即派人來到我家索課租。那兩個奴才仗着主人的勢力，惡狠狠地高聲對我父親說：

「汪老二！我們的主人說了，今天下午你應把課租担送過去，一粒也不

許缺少，否則打斷你的狗腿！」

我的父母很悲慘地相互默默地望着。那兩個奴才把話說完就出門去了。我俯在桌子上，也一聲兒不響。到後來還是我母親先開口問我父親：

「怎麼辦呢？」

「你說怎麼辦呢？只有一條死路！」

我聽見我父親說出一條死路幾個字，不禁放聲哭了。他倆見我放聲哭了，也就大放聲哭起來。後來，我想老哭不能完事，一定要想出一個辦法。於是我就擦一擦眼淚，抬頭向父親說：

「爸爸！我想我們絕對不致於走到死路的。我想你可以到主人家裏去哀告哀告，或者主人可以發點慈悲，不致於拚命地逼迫我們。人們大約都有點良心，當真我們的主人是禽獸不成？爸爸！你去試一試，反正我們也沒

有別的方法可想……」

我們的主人是惡不過的。人家都稱他爲劉老太爺，因爲他的大兒子在省署裏做官，——做什麼官我也不清楚——有聲有勢；二兒子做營長，幾次回家來威武極了。這位劉老太爺有這們兩位好兒子，當然是可以稱雄於鄉里的了，因之做惡爲崇，任所欲爲，誰也不敢說一句閒話。他平素對待自己的佃戶，可以說酷虐已極，無以復加！當時我勸我父親去向他哀告，不過是不得已的辦法；我父親也知道這種辦法，是不會得着效果的。不過到沒有辦法的時候，也只得要走這一條路。於是我父親從了我的話，向我母親說：

「事到如此地步，我只得去試一試，倘若老天爺不絕我們的生路，他或者也發現點天良，慈悲我們一下，也未可知。我現在就去了，你們且在家等着，莫要着急！」

我父親踉蹌地出門去了。

劉老太爺的家——劉家老樓——離我家不遠。父親去後，我與母親在家担
心弔胆地等着。我只見我母親的臉一會兒發紅，一會兒發白，一會兒又落淚。
照着她臉上的變態，我就知道她心裏是如何地恐慌，如何地憂懼，如何地悲戚，
如何地苦痛。

但是我當時總找不出安慰她老人家的話來。

四

維嘉先生！人世間的慘酷和惡狠，倘若我們未親自經驗過，有許多是
會能令我們相信的。我父母之死，就死在這種慘酷和惡狠裏。我想，倘若某
一個人與我沒什麼大仇恨，我決不致於硬逼他走入死地，我決不忍將他全

家陷於絕境。但是，天下事決不能如你我的想望，世間人儘有比野獸還毒的。

可憐我的父母，我的不幸的父母，他倆竟死於毫無人心的劉老太爺的手裏！

當我勸父親到劉老太爺家裏哀告時，雖未抱着大希望，但也決料不到我父親將受劉老太爺的毒打。就是我父親自己臨行時，大約也未想及自己就要死於這一次的哀告。我與我母親老在家等我父親回來，等他回來報告好的消息。我當時雖然未禱告，但是我想，我的母親一定是在心中暗地禱告，求菩薩保佑我們的性命，父親的安穩。但是菩薩的雙耳聽錯了：我母親所禱的，是幸福，而他給與的却是災禍。從這一次起，我纔知道所謂上帝，所謂菩薩，是與窮人們極反對的。

我們等父親回來，但等至日快正中了，還未見父親回來。母親不耐煩跑到門外望，——睜着眼睛不住地向劉家老樓那一方向望。我還在屋裏坐在椅

子上，肅猶西想，就覺着有什麼大禍要臨頭也似的。忽而聽見門外一句悲慘而驚慌的呼喚聲：

「中兒！你出來看看，那，那不是你的父親……！」

我聽見這一句話，知道是母親叫喚我，我即忙跑出來。此時母親的態度

更變爲驚慌了。我就問她：

「怎麼了？父親在什麼地方？」

「你看，那走路一歪一倒的不是你的父親麼？吃醉了酒，喂！現在那

有酒吃呢？說不定被劉老太爺打壞了……！」

呵！是的！被我母親猜着了。父親一歪一倒地愈走愈近，我和母親向

前去迎接他。他的面色現在幾如石灰一樣的白，見着我們一句話也不說，只

是淚汪汪地。一手搭在我的肩上，一手搭在母親的肩上，示意教我倆將他架

到屋裏去。我和母親將他架到屋裏，放在床上之後，我母親才問他：

「你，你怎麼弄到這般樣子……！」

我母親哭起來了。

我父親眼淚汪汪地很費力氣地說了兩句話：

「我怕不能活了，我的腰部，我的肚腸，都被劉老太爺的夥計踢壞了……」
我母親聽了父親的話，更大哭起來。很奇怪，在這個當兒，我並不哭，只呆

呆地向着父親的面孔望。我心裏想着：「我父親與你有什麼深仇大恨，你忍心下這般的毒手？哀告你不允，也就罷了，你爲什麼將他打到這個樣子？唉！

劉老太爺你是人，還是兇狠的野獸？是的！是的！我與你不共戴天，不共戴天！

「你有什麼權力這樣地行兇作惡？我們是你的佃戶，你是我們的主人！」

「這是什麼道理呀？我們耕種土地，你坐享其成，並且硬逼我們餓死，將我們打死，陷我們於絕境……世界上難道再有比這種更爲慘酷的事麼？」

「爸爸！你死在這種慘酷裏，你是人間的不幸者，——我將永遠不能忘却這個，我一定要……爸爸呀！」

當時我想到這裏，我的靈魂似覺已離開我原有的坐處。模模糊糊地我跑到廚房拿了一把菜刀，逕自出了家門，向着劉家老樓行去。進了劉家老樓大門之後，我看見劉老太爺正在大廳與一般穿得很闊的人們吃酒談笑，高興得不亦樂乎。他那一副黑而惡的太歲面孔，表現出無涯際的得意的神情；那一般貴客都向他表示出十二分的敬禮。我見着這種狀況，心內的火山破裂了，任你將太平洋的水全般傾瀉來，也不能將牠撲滅下去。我走向前向劉老太爺劈頭一菜刀，將他頭劈爲兩半，他的血卽刻把我的兩手染紅了，並流了滿

地，滿樣子，滿酒杯裏。他從椅子上倒下地來了，兩手繼續地亂抓；一般貴客都驚慌失色地跑了，有的竟駭得暈倒在地下。

大廳中所遺留的是死屍，血跡，狼藉的杯盤，一個染了兩手鮮血的我。我對着一切狂笑，我得着了最後的勝利……

這是我當時的幻覺。我可惜幻覺不能成爲事實，但是有時幻覺也能令人得到十分的快愉。在當時的幻覺中，我似覺征服了一切，斬盡了所有的惡魔，恢復了人世間的光明。倘若事實能夠與幻覺相符合，幻覺能夠真成爲事實，維嘉先生，你想想這是多麼令人滿意的事呵！

我很知道幻覺對於失意人的趣味，一直到現在，我還未拋却愛幻覺的習慣。倘若在事實上我們戰不勝人，則我們在幻覺中一定可以戰勝人；倘若劉老太爺到現在還未被我殺却，但是在幻覺中我久已把他殺却了。

我以為幻覺是我們失意人之自慰的方法。

五

當晚我同母親商議，老哭不能醫好父親的創傷，於是決定我第二日清早到丁鎮上去請K醫生。

父親一夜並未說別的話，只是「哎喲！哎喲……」地哼；母親坐在床沿上守着他，只是為無聲的暗泣。我一夜也沒睡覺——這一夜我完全消耗在幻覺裏。

第二日清早我即到丁鎮上請K醫生。丁鎮距我家有四五里之遙，連請醫生及走路，大約要一兩個鐘頭。

維嘉先生！我真形容不出來人世間是如何的狠毒，人們的心是如何的

不測！在這一兩個鐘頭之內，我父母雙雙地被迫着慘死——他倆永遠地變成黑暗的犧牲者，永遠地含冤以終古！說起來，真令人髮指心碎呵！當時我還是一個小孩子，一點幼稚的心靈怎能經這般無可比擬的刺激？我真不曉得爲什麼我沒有瘋顛，我還能一直活到現在。

原來我去後不久，劉老太爺派一些夥計們到我家來挑課租。他們如瘋似虎的拿着扁担稻籬跑到我家來，不問我家願意與否，就下手向稻倉中量稻。我母親起初只當他們是搶稻的強盜，後來才知道他們是劉老太爺的夥計。她本是一個弱女子，至此也忍不得不向他們大罵了。病在床上的父親見着如此的情形，於是連氣帶痛，就大叫一聲死去了——永遠地死去了。母親見着父親死去，環顧室內的物品狼藉，以爲沒有再活着的興趣，遂亦在父親的面前用剪刀刺喉而自盡了。

嘗劉老太爺的夥計們挑稻出門，高唱快活山歌的時候，就是我父母雙雙慘死的時候。人世間的黑暗和狠毒，恐怕盡於此矣！

我好不容易把醫生請到了，實只望我父親還有萬一全愈的希望。又誰知醫生還未請到家，他已含冤地逝去；又誰知死了一個父親還不算，我母親又活活地被逼而自盡。唉！人世間的凄慘，難道還有過於這種現象的麼！

我一進家門，就知道發生了事變。及到屋內見着了母親的慘狀，滿地的血痕，我的眼一昏，心房一裂，就暈倒在地，失却了一切的知覺。此時同我一陣來我家的K醫生，大約一見勢頭不好，即逃之夭夭了。

這是一場完全表現出人間黑暗的悲劇。

暈倒過後，我又慢慢地蘇醒過來。一幅極凄慘的悲景又重展開在我的面前，我只有放聲的痛哭。唉！人世間的黑暗，人們的狠毒，社會的公平，公理

的混族……

維嘉先生！請你想想我當時的情況是什麼樣子！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孩子，沒有經驗，少經世故，忽然遇着這麼大的慘變，這是如何的沉痛啊！我現在想想，有時很奇怪，爲什麼我當時沒有嚇死，急死，或哭死。倘若我當時嚇死，或急死，或哭死，倒也是一件對於我很幸的事情。說一句老實話，在現在的社會中，到處都是冷酷的，黑暗的，沒有點兒仁愛和光明，實在沒有活着做人的趣味。但是，維嘉先生，不幸到現在我還沒有死，我還要在那種萬惡的社會中生存着。萬惡的社會所賜與我的痛苦和悲哀，維嘉先生，就是你那一枝有天才的大筆，恐怕也不能描寫出來萬分之一呵！萬惡的社會給與我的痛苦愈多，更把我的反抗性愈養成得堅硬了——我到現在還是一個飄泊的少年，一個至死不屈服於黑暗的少年。我將此生的生活完全貢獻在奮鬥的波浪中。

當時我眼睜睜地看着父母的死屍，簡直無所措手足，不知怎麼辦纔好。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孩子，遇着這種大慘變，當然是沒有辦法的。幸虧離我家不遠的有一位鄰家，當時鄰家王老頭子大約知道我家發生慘變，於是就拿着拐杖跑到我家看看倒底是什麼一回事。他一看見我家內的情形，不禁連哭帶啼地說了一句：

『這是我們耕田的結果……』

當時王老頭子，他是一個很忠實的老農夫，指點我應當怎麼辦，怎麼辦。我就照着他老人家的指點，把幾個窮親戚，窮家族，請了來商量一商量。當時我的思想注重在報仇，要同劉老太爺到縣內去打官司。大家都搖頭說不行，不行。劉老太爺的勢力浩大，本縣縣知事都怕他，——每任縣知事來上任時，一定先要拜訪拜訪他，不然，縣知事就做不安穩；一個小百姓，況且又是他的佃戶，

如何能與他反抗呢？

『這也是命該的。』

『現在的世界，那有我們窮人說理的地方！倒不如省一件事，免丟一次是非的好。裏外我們窮人要忍耐一點。』

『汪中，你要放明白些，你如何是劉老太爺的對手？你的父母被他弄死，已經是很大的不幸，你千萬再不要遭他的毒手了！』

『我的意思，不如碰他一下也好——』

『算了罷，我們現在先把喪事治好了要緊。』

『……………』

大家七嘴八舌，誰也找不出一個辦法。

維嘉先生！父母被人害了，而反無一點聲訴的權利，人世間的黑暗難道

還有過於此者？我一想起來現在社會的內情，有時不禁渾身發抖，戰慄萬狀。倘若我們稱現世界為獸的世界，吃人的世界，我想這並不能算過火。我們試一研究獸類的生活，恐怕黑暗的程度還不及人類呵！

結果，大家都主張不與劉老太爺打官司，我當時是一個小孩子，當然也不能有什麼違拗。

於是，於是我的父母，我的可憐的父母，就白白地被劉老太爺逼死了……
 何處是公理？何處是人道？維嘉先生！對於弱者，對於窮人，世界上沒有什麼公理和人道——這個我知道很清楚，很詳細，你大約不以爲言之過火罷。
 唉！我真不願意多說了，多說徒使我傷心呵！

六

喪事匆匆地辦妥。有錢的人家當然要請和尚道士到家裏念經超度，還

要大開什麼吊禮；但是，我家窮得吃的都沒有，那還有錢做這些面子？借貸能，

有誰個借給我們？——父母生前既是窮命，死後當然也得不着熱鬧。民國四

年九月十五日，幾個窮親族冷清清地，靜悄悄地，抬着兩口白棺材，合埋在亂墳

山的東南角。

於是黑暗的人間再沒有他倆的影跡了，——他倆從此拋却人間的一切，

永遠地，永遠地脫離了一切痛苦……

維嘉先生！我飄泊的歷史要從此開始了。父母在時，他倆雖是弱者，但

對於我總是特加憐愛的，絕不輕易加我以虐待。他倆既死了，有誰個顧及一

個零丁的孤子？有誰個不更加我以白眼呢？人們總是以勢利為轉移，慣會

奉承強者，欺壓弱者。維嘉先生！我又怎能脫離這弱者的遭遇呢？父母生

前爲人們所蹂躪，父母死後，一個孤苦的小孩子受人們的蹂躪更不足怪了！我成了一個孤苦而無人照顧的孩子。

伏着新墳痛哭，痛哭一至於無聲無力而啜泣。熱淚溼透了新墳，悲哀添加了夕陽的暗淡，天地入於淒涼的慘色。當時會有誰個了解這一個十五六歲小孩子的心境，誰個與他表一點人類的同情，誰個與他一點苦痛中的安慰，誰個爲他洒一點熱淚呢？他愈悲哀則愈痛哭，愈痛哭則愈悲哀，他真是人世間不幸的代表了！

維嘉先生！你當然是很知道的，在現代的社會中，窮孩子，特別是無父母的窮孩子，是如何受人們的欺侮。回憶過去十年中的生活，我真是欲哭無淚，心神戰慄。我真了解了窮孩子的命運！倘若這個命運是上帝所賜與的，那我就將世界的窮孩子召集在一起，就是不能將上帝——害人的惡物——打死，也

要罵得他一個頭昏目眩！人們或者說我是上帝的叛徒，是呵！是呵！我承認，我承認我是上帝的叛徒……

嘗晚從新墳回來之後，一個人——此時我家裏只剩下我一個人了——睡在牀上，又冷清，又沉寂，又悲哀，又淒慘，翻來覆去，總是不能入夢。想想這裏，想想那裏，想想過去，想想將來，不知怎麼辦纔好。繼續讀書罷，當然是沒有希望了。耕田罷，我年紀輕了，不行。幫人家放牛罷，喂，又要不知如何受主人的虐待。投靠親族罷，喂，那個願意管我的事？自殺罷，這個，恐怕不十分大好受。那末，到底怎麼辦呢？走什麼路？向何處去？到處都不認識我，到處都沒有我的骨肉，我，我一個小孩子怎麼辦呢？

維嘉先生！我當時胡思亂想的結果，得着了一條路，決定向着這一條路上走。你恐怕無論如何也猜不出這一條路是什麼路。

我生性愛反抗，愛抱不平。

我還記得我十三歲那一年，讀史記讀到朱家

郭解傳，不禁心神向往，慨然慕朱家郭解之爲人。有一次先生問我：「汪中

歷史上的人物，據你所知道的，那一個最令你欽佩些？」

「我所佩服的是朱家郭解一流人物。也許周公孔子莊周……及各代

所謂忠臣義將有可令人崇拜的地方，但是他們對於我沒有什麼趣味。」我

回答先生說。

「朱家郭解可佩服的在什麼地方？」先生很驚異地又問我。

「他們是好漢，他們愛打抱不平，他們幫助弱者。先生！我不喜歡耀

武揚威有權勢的人們，我不明白爲什麼要尊敬聖賢，我專佩服爲窮人出氣

的……」

我說到這裏，先生睜着兩隻大眼向我看着，似覺很奇怪，很不高興的樣子。

他半晌纔向我哼一句：

「非正道也！」

維嘉先生！也許我這個人的思想自小就入於邪道了，但是既入於邪道了，要想改入正道，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我到現在總未做過改入正道的念頭，大約將來也是要走邪道到底的。但是，維嘉先生！我現在很希望你不要以為我是一個不走正道的人，你能了解我，原諒我。倘若你能與我表一點同情，則真是我的萬幸了！

民國四年，我鄉土匪蜂起，原因是年年天旱，民不聊生，一般胆大的窮人都入於土匪的隊伍，一般胆小一點的窮人當然伏在家中挨餓。聞說離我家約四十餘里遠有二桃林村，村為一羣土匪約百餘人所盤據。該一羣土匪的頭目名叫王金鋼，人家都說他是土匪頭目中的英雄，他專門合手下的人搶掠

富者，毫不騷擾貧民，並且有一些貧民賴着他的幫助，得以維持生活。他常常

說：「現在我們窮人的世界到了，誰個不願意眼睜睜地餓死，就請同我一塊兒來！我們同是人，同具一樣的五官，同是一樣地要吃，同是一樣的肚皮，爲什

麼我們就應當餓死，而有錢的人就應當快活享福呢……」這一類的話是

從別人口中傳到我的耳裏，無論真確不真確，可是我當時甚爲之所引動。就

是到現在，我還時常想起這位土匪頭目的話，我雖未見過他一面，但我總向他

表示無限的敬意。喂！維嘉先生！我說到此處，你可是莫要害怕，莫要不高

興我崇拜土匪！我老實向你說，我從未把當土匪算爲可恥的事情，我並且以

爲有許多土匪比所謂文質彬彬，或耀武揚威的大人先生們好得多！倘若你

以爲當土匪是可恥的，那末，請你把土匪的人格低於大人先生的人格之地方

指示出來！我現在很可惜不能親身與你對面討論這個問題。不過你

是一個有反抗性的詩人，我相信你的見解不致於如一般市僧的一樣。你的見解或同我的一樣。喂！維嘉先生！我又高攀了。哈哈！

上邊我說胡思亂想的結果，得着了一條路。維嘉先生！你現在大約猜着了這一條路是什麼路罷？這一條路就是到桃林村去入夥當土匪。我想當土匪的原因：第一，我的身量也很長了，雖然纔十六歲，但是已經有當土匪的資格了；第二，無路可走，不當土匪就要餓死；第三，王大金鋼的爲人做事，爲我所敬仰，我以爲他是英雄；第四，我父母白白地被劉老太爺害死，此仇不共戴天，焉可不報？我向王大金鋼說明這種冤屈，或者他能派人來劉家老樓，把劉老太爺捉住殺死。有了這四種原因，我到桃林村入夥的念頭就堅定了。

『到桃林村入夥去！』

打算了一夜，第二天清早我即檢點一點東西隨身帶着，其餘的我都不聞

了，任牠丟也好，不丟也好。到桃林村的路，我雖未走過一次，但是聽人說過，以為也沒甚大要緊。當我離開家門，走了幾步向後望時，我的淚不覺潸潸地下了！

「從此時起，你已經不是我的家了……父母生前勞苦的痕跡，我兒時的玩具，一切，一切，我走後，你還能保存麼……此後我是一個天涯的孤子，飄泊的少年，到處是我的家，到處是我的寄宿地，我將為一無巢穴的小鳥……你屋前的楊柳呵！你為我久懸搖動的哀絲罷！你樹上的雀鳥呵！你為我鳴飄泊的淒清罷！我去了……」

將好到桃林村的路，要經過亂墳山的東南角，我當時又伏在新墳上為一次辭別的痛哭。東方已經發白了。噪曉的鳥雀破了大地的沉寂，漸漸地又聽着牧歌四起——這是助不幸者的痛苦呢，抑是為飄泊少年的臨別贈語？

維嘉先生！你想想我這時的心境是如何地悲哀呵！

『我親愛的爸爸媽媽！我可憐的爸爸媽媽！你知道你的一個孤苦的兒子現在來與你倆辭別麼？你倆的兒子現在來與你倆辭別，也許是這最後的……永遠的……』

『我親愛的爸爸媽媽！我可憐的爸爸媽媽！也許這一去能夠成全我的痴念，能夠為你倆雪一雪不世的屈冤；也許你倆的敵人要死在我手裏，也許仇人的頭顱終久要貢獻在你倆的墓前；也許……』

『但是，我親愛的爸爸媽媽！我可憐的爸爸媽媽！也許你倆的兒子一去不復還，也許你倆的兒子永遠要飄流在海角天邊，也許你倆的兒子永遠再不來瞻拜墓前……』

七

黑雲漸漸密布起來了。天故意與半路的孤子爲難也似的：起初秋風從遠處吹來幾點碎雨，以爲還沒有什麼，總還可以走路的；誰知雨愈下愈大，愈下愈緊，把行路孤子的衣履打得透濕，一小包行李頓加了很大的重量。臨行時忘却隨身帶一把傘，不但頭被雨點打得暈了，就是兩眼也被風雨吹打得難於展開。

「天哪！你爲什麼這麼與我爲難呢？我是一個不幸的孤子，倘若你是有神智的，你就應不加我以這樣的窘迫。」

「這四周又沒有人家，我將如何是好呢？我到何處去……難道我今天就死於這風雨的中途嗎……可憐我的命運呀！」

「天哪 你應睜一睜眼呵……」

我辭別了父母之墓，就開步向桃林村進行。本來我家離桃林村不過四十餘里之遙，半日儘可以到；可是我從未走過長路，出過遠門，二者我身上又背着一小包行李，裏邊帶着一點吃的東西，雖然不大重，但對於我——一個十六歲的讀書學生，的確是很重的了；因此，我走了半天，才走到二十多里路。路徑又不熟，差不多見一個人問一個人，恐怕走錯了路。臨行時，慌裏慌張地忘却帶雨傘，當時絕未料及在路中會遇着大雨。誰知天老爺是窮人的對頭，是不幸者的仇敵，在半路中竟鬼哭神號地下了大雨。維嘉先生！請你想一想我當時在半路中遇雨的情況是什麼樣子！我當時急得無法哭起來了。哭是不幸者陷于困難時的惟一表示悲哀的方法呵。

我正一步一步帶走帶哭的時候，忽聽後面有脚步聲，濮池濮池地踏着爛

泥響。我正預備回頭看的時候，忽聽着我後邊喊問一聲：「那前邊走的是誰呀！請停一步……」聽此一喊問，我就停着不動了。那人打着雨傘，快步走到我面前來，原來是一個五十餘歲的，面貌很和善的老頭兒。他即速把傘將我遮蓋住，並表示一種很哀憫的情態。

「不幸的少先生！你到什麼地方去呀？」

「我到桃林村去；不幸忘却帶傘，現在遇着雨了。」

「我家離此已經不遠了，你可以先到我家避一避雨，待天晴時，然後再走。你看好不好？」

「多謝你老人家的盛意！我自然是情願的。」

我得着了救星，心中就如一大塊石頭落下去了。當時我就慢慢地跟着這一位老頭兒走到他的家裏來。可是剛一到了他家之後，因為我渾身都淋

濕了，如水公雞也似的，無論如何，我是支持不住了：渾身凍得打戰，牙齒噙着達地響。老頭兒及他的老妻——也是一個很和善的老太婆——連忙將我衣服脫了，將我送上床躺着，用被蓋着緊緊地，一面又燒起火來，替我烘衣服。可是我的頭漸漸大起來了，渾身的熱度漸漸澎湃起來了，神經漸漸失却知覺了——我就大病而特病起來了。我這一次病的確是非常嚴重，幾乎把兩位好意招待我的老人家急得要命。在病重時的過程中，我完全不知道我自己的狀況及他倆老人家的焦急和忙碌；後來過了兩天我病勢減輕的時候，他倆老人家向我訴說我病中的情形，我纔知道我幾番瀕於危境。我對於他倆老人家表示無限的感激。若以普通慣用的話來表示之，則真所謂『恩同再造』了。

我的病一天一天地漸漸好了。他倆老人家也漸漸放心起來。在病中，他倆老人家不願同我多說話，恐怕多說話妨害我的病勢。等到我的病快要

好了的時候，他倆纔漸漸同我談話，詢問我的名姓和家室，及去桃林村幹什麼事情。我悲哀地將我的家事及父母慘死的經過，一件一件向他倆訴說，他倆聞之，老人家心腸軟，不禁替我流起老淚來了；我見着他倆流起淚來，我又不禁更傷心而痛哭了。

『你預備到桃林村去做什麼呢？那裏有你的親戚或家門……那裏現在不大平安，頂好你莫要去，你是一個小孩子。』

問我爲什麼到桃林村去，這我真難以答應出來。我說我去找親戚及家門罷，我那裏本來沒有什麼親戚和家門；我說我去入夥當土匪罷，這怎能說出呢？說出來，恐怕要……不能說！不能說！我只得要向這兩老人家說謊話了。

『我有一位堂兄在桃林村耕田，現在我到他那兒去。老爹爹！你說那

裏現在不平安，到底因為什麼不平安呢？莫不是那地方有強盜——」

「強盜可是沒有了。那裏現在駐扎着一連兵，這兵比強盜差不多，或者

比強盜還要作惡些。一月前，不錯，桃林村聚集了一窩強盜，可是這些強盜，

他們並不十分擾害如我們這一般的窮人。現在這些官兵將他們打跑了，就

在桃林村駐扎起來，搶掠不分貧富，弄得比土匪強盜還厲害！唉！現在的世界——」

界——」

我聽老頭兒說到這裏，心裏涼了半截。糟糕！入夥是不成的了，但是又

到何處去呢？天哪！天哪！我只暗暗地叫苦。

「現在的世界，我老實對少先生說，真是弄到不成個樣子！窮人簡直不

能過日子！我呢？少先生！你看這兩間茅棚，數張破椅，幾本舊書，其他什麼

東西都沒有；一個二十餘歲的兒子，沒有法想，幫人家打長工；我在家教一個家

館以維持生活，與老妻不致於餓死；本來算是窮到地了！但是，就是這樣的窮法，也時常要挨受許多的擾亂，不能安生地過日子。

「我教個小書，有許多人說我是隱士，優然於世外。喂！我是隱士？倘若我有權力，不瞞少先生說，我一定要做一番澄清社會的事業。但是，這是妄想呵！我與老妻的生活都難維持，還談到什麼其牠的事業？」

「少先生！我最可惜我的一個可愛的兒子。他念了幾年書，又純潔，又忠實，又聰明，倘若他有機會讀書，一定是很有希望的；但是，因為家境的逼迫，他不得已替人家做苦工，並且嘗受盡了主人的牛馬般的虐待。唉！說起來，真令人……」

老頭兒說到此地，只是嘆氣，表現出無限的悲哀。我向他表示無限的同情，但是這種同情又更增加我自身的悲哀。

王老頭兒（後來我才曉得他姓王）的家庭，我仔細打量一番，覺着他們的布置上還有十分雅氣，確是一個中國舊知識階級的樣子，但是，窮可窮到地了。我初進門時未願得看王老頭兒的家庭狀況，病中又不曉得打量，病好了才仔細看一番，纔曉得住在什麼人家的屋子裏。

老夫妻倆侍候我又週到，又誠懇。王老頭兒天天坐在榻前，東西南北，古往今來，說一些故事給我聽，並告訴了我許多自己的經驗，我因之得了不少的知識。迄今思之，那一對老人家的面貌，待我的情義，宛然尚在目前，宛然迴旋於腦際。但是，他倆還在人世麼？或者已經墓草蓬蓬，白骨枯朽了……

當時我病好了，勢不能再常住在王老頭兒夫妻的家裏，雖然他倆沒有逐客表示，但是我怎忍多連累他倆老人家呢？於是我決定走了。臨行的時候，王老頭兒夫妻依依不捨，送一程又一程，我也未免又洒了幾點淚。他倆聞

我到什麼地方去，我含糊地答應：

『到……到城裏去。』

其實，到什麼地方去呢？

維嘉先生！

何處是不幸者的駐足地呢？

我去

了！

但是到什麼地方去呢？……

八

離了王老頭兒家之後，我糊裏糊塗走了幾里路，心中本未決定到什麼地方去。回家罷，我沒有家了；到桃林村去罷，那裏王大金剛已不在，若被不講理的官兵捉住，倒不是好玩的；到城裏去罷，到城裏去幹什麼呢？想來想去，無論如何想不出一條路。最後我決定到城裏去，俟到城裏後再作打算。我問清了路，就沿着大路進行。肩上背着一個小包裹帶着點糧，還夠兩天多吃，一

時還不致於鬧饑餓。我預備兩天即可到城裏，到城裏大約不致於餓死。

天已經漸漸黑了。夕陽慢慢地收起了自己的金影，鳥鴉一羣一羣地飛歸，並急噪着暮景。路上已沒有了行人。四面一望，一無村莊，二無旅店——就是有旅店，我也不能進去住宿，住宿是要有錢纔可以的，我那有錢呢？不得已還是低着頭往前走。走着，走着，忽看見道路右邊隱隱約約似覺有座廟宇，俄而又聽着撞鐘的聲音——叮噹，叮噹的響。我決定這是一座廟宇，於是就向着這座廟宇走去。廟宇的門已經閉了，我連敲幾下，小和尚開門，問我幹什麼事，我將尋宿的意思告訴他。他問了老和尚的意思，老和尚說可以，就指定我在關帝大殿右方神龕下爲我的宿處。大殿內沒有燈燭，陰森森，黑漆漆地有鬼氣，若是往常，你就打死我也不敢在這種地方歇宿，但是現在一在走累了，二在沒有別的地方，只得將就睡去。初睡的時候，只聽刺郎刺郎的響，似覺有

鬼也似的，把我頭髮都駭豎起來了。但是因為走了一天的路，精神疲倦太甚，睡神終久得着勝利了。

第二天早晨，我正好夢正濃的時候，忽然有人把我搖醒了。我睜眼一看，原來一個胖大的和尚和一個清瘦的斯文先生立在我旁邊，向我帶疑帶笑地看。

「天不早了，你可以醒醒了，這裏非久睡之地。」胖和尚說。

「你倒像一個讀書的學生，爲什麼這樣狼狽，爲什麼一個孤行呢？你的年紀還不大罷？」清瘦的斯文先生說。

我只得揉揉眼起來，向他們說一說我的身世，並說我現在成一個飄流的孤子，無親可投，無家可歸。至於想到桃林村入夥而未遂的話，當然沒有向他們說。他倆聽了我的話之後，似覺也表示很大的同情的樣子。

「劉先生！這個小孩子，看來是很誠實的，我看你倒可以成全他一下。你來往斯文之門，出入翰墨之家，一個人未免有點孤單，不如把他收爲弟子或做爲書童，一方面侍候你，二方面爲你的旅伴。你看好不好呢？」胖和尚向着清瘦的斯文先生說。

「可是可以的，他跟着我當然不會餓肚子，我也可以減少點勞苦。但不知他自己可願意呢？」清瘦的斯文先生沉吟一下，回答胖和尚說。

我聽了胖和尚的話，又看看這位斯文先生的樣子，我知道這位斯文先生是何如人了——他是一個川館的先生。維嘉先生！川館先生到處都有，我想你當然知道是幹什麼勾當的。當時我因爲無法可想，反正無處去，遂決定照着胖和尚的話，拜他做老師，好跟着他東西南北鬼混。於是就滿口應承，順便向他磕一個頭，就拜他爲老師了。斯文先生喜歡的了不得，向胖和尚說了

些感激成全的話。胖和尚分付小和尚替我們預備早飯，我就大吃而飽吃了一頓。早飯之後，我們向胖和尚辭行，出了廟門；斯文先生所有的一切所謂文房四寶，裝在一個長布袋裏，我都替他背着。他在前頭走，我在後頭行。此後他到那裏，我也到那裏，今天到某秀才家裏寫幾張字畫，明天到某一個教書館裏談論點風騷，倒也十分有趣。我跟着他跑了有四個多月的光景，在這四個月之中，我遇着許多有趣味的的事情。我的老師——斯文先生——一筆字畫的確不錯，心中舊學問有沒有，我就不敢說了。但我總非常鄙棄他的為人：他若遇着比自己強的人，就恭維誇拍的了不得；若遇着比自己差的人，就擺着大斯文的架子，那一種態度真是討厭已極！一些教蒙館的先生們，所怕的就是川館先生，因為川館先生可以搗亂，使他們的書教不成。有一些教蒙館的先生們見着我們到了，真是戰戰兢兢，惶恐萬狀。我的這位老師故意難為他們，好藉

之以敲他們的竹槓——他們一定要送我們川資。哈哈！維嘉先生！我現在想起來這些事情，真是要發笑了。中國的社會真是無奇不有呵！

倘若我的老師能夠待我始終如一，能夠不變做老師的態度，那末，或者我要多跟他一些時。但是他中途想出花頭，變起卦來了。我跟他之後，前三個月內，他待我真是如弟子一般，自居於老師的地位；誰知到了最後一個多月，他的老師的態度漸漸變了；他漸漸同我說笑話，漸漸引誘我狎戲；我起初還不以爲意，誰知我後來覺着不對了，我明白了他要幹什麼勾當——他要與我做那卑污無恥的事情……我既感覺着之後，每次夜裏睡覺總下特別的戒備，雖然他說些調戲的話，我總不做聲，總不回答他。他見我非常莊重，自己心中雖然非常着急，但未敢居然公開地向我要求，大約是不好意思罷。

有一晚我們宿在一個小鎮市上的客店裏。吃晚飯時，他總是勸我喝酒，

我被勸得無法可想，雖不會喝，但也只得喝兩杯。喝了酒之後，我略有醉意，便昏昏地睡去。大約到十一二點鐘的光景，忽然一個人把我緊緊地摟着，我從夢中驚駭得一跳，連忙喊問：『是誰呀？是誰呀？』『是我，是我，莫要喊！』我纔知道摟我的人是我的老師。

『老師！老師！你怎麼的了？你怎麼……』

『不要緊，我的寶寶！我的肉！你允許我，我……』

『老師！這是什麼話，這怎麼能行呢！』

『不要緊，你莫要害怕！倘若你不允許我，我就要……』

他說着就要實行起來。我這時的羞忿，真是有地裂我都可以鑽進去！

但是，事已至此，怎麼辦呢？同他善說，教我把我放開罷，那是絕對沒有效果的。幸虧我急中生智來，想了一個脫逃的方法。

「好！老師！我順從你，我一定順從你。不過現在我要大便，等我大便後，我們再痛痛快快地……你看好不好？」

「好好！快一點！」

他聽到我順從他的話，高興的了不得，向我親幾個嘴，就把我放開了。我起來慌忙將上下衣服穿上，將店門開開，此時正是三月十六，天還有月亮，我一點什麼東西都沒帶，一股氣跑了五六里。我氣喘喘地坐在路旁邊一塊被露水浸濕的石頭上休息一下。自己一個孤零零地坐着，越想越覺着羞辱，越想越發生憤恨，我不禁又放聲痛哭了。

「天哪！這真是孤子的命運呵！」

「我的爸爸！我的媽媽！你倆可知你倆所遺留下來的——一個苦兒今天受這般的羞辱麼？」

『唉！人們的獸行……』

當時我真悲哀到不可言狀！我覺着到處都是欺侮我的人，到處都是人面的禽獸……能照顧我的或者只有這中天無疵瑕的明月，能與我表同情的或者只有這道旁青草內咄咄的虫聲，能與我為伴侶的或者只有這永不與我隔離的瘦影。

九

自從那一夜從客店跑出之後，孑然一身，無以為生；環顧四周，無所駐足。我雖幾番欲行自殺的短見，但是求生之念終戰勝了求死之心。既然生着，就要吃飯，我因此又過了幾個月乞兒的生活。今日破廟藏身，明夜林中歇宿，受盡了風雨的欺凌，忍足了人們的譏笑。在這幾個月中，從沒吃過一頓熱騰騰

的白飯，喝過一碗干淨淨的清茶。衣服弄得七窟八眼，幾幾乎把屁股都掩蓋不住。面貌弄得瘦黑已極，每一臨水自照，自己不禁疑惑自己已入鬼籍了。維嘉先生！我現在很奇怪我居然沒有被這種乞兒的生活糟踏死！每一想起當年過乞兒生活的情形，不禁又要戰慄起來。好在因為有了幾個月乞兒的經驗，我深知道乞兒的生活是如何的痛苦，乞兒的心靈是如何的悲哀，乞兒的命運是如何的不幸……

維嘉先生！人到窮了，什麼東西都要欺侮他。卽如狗罷，牠是被人豢養的東西，照理是不應噬人的，但是牠對於叫化子可以說種下了不世的深仇，牠專門虐待叫化子。有一次我到一個村莊去討飯，不料剛一到該村莊的大門口，轟隆一聲，從門口跑出幾隻大狗來，把我團團地圍住，惡狠狠地就要吃我也似的，真是把我駭得魂不附體！我喊着，喊着忽然一條黑狗呼池向我撲

肚子，就是一下，把我腿肚子咬得兩個大洞，鮮血直流不止。幸虧這時從門內出來了一個十六七歲的小姑娘，她把一羣惡獸叱開，我才能脫除危險，不然，我一定要被牠們咬死了。小姑娘看着我，我很可憐的，就把我領到屋裏，把母親喊出來，用藥把我的傷包好，並給了我一頓飯吃。

維嘉先生！到現在我這腿肚上被狗咬的傷痕還在呢。這是我永遠的紀念，這是不幸者永遠的紀念……

叫化子不做賊，也是沒有的事情。維嘉先生！倘若你是叫化子，終日討不到飯吃，同時肚子裏餓得枯裏枯裏地響，你一定要發生偷的念頭，那時你纔做得賊是不得已的，是無可奈何的。但是沒有餓過肚子的人，不知餓肚子的苦楚，一定要說做賊是違法的，做賊是不道德的，——叫化子做賊，叫化子就是最討厭的東西。

有一天半天多沒有討到飯吃，肚子實在餓得難過；我恰好走到一塊瓜田裏，那西瓜和甜瓜一個一個的都成熟了，我的涎水不覺下滴，我的肚子一定要逼迫我的手摘一個來吃。當伸手摘瓜的時候，我心裏的確是害怕：倘若被瓜主人看見了，我一定不免要受一頓好打。但是肚子的權威把害怕的心思壓下去了，於是我就偷摘了一個甜瓜和一個西瓜。我剛剛將瓜摘到手裏，瓜棚子裏就跑了出來了兩個人，大聲喊着：

「你還不把瓜放下！你這小子胆敢來偷我們的瓜呀！你大約不要命了，今天我們給你一個教訓……」

他倆喊着喊着就來捉我，我丟了瓜就跑，可是因為肚子太空了，沒有點兒力氣跑，我終被捉住，挨了一次痛打。維嘉先生！偷兩個瓜算什麼，其罪就值得挨一次痛打麼？為什麼肚子餓了，沒有吃瓜的權利？為什麼瓜放在田裏，

而不讓餓肚子的人吃？爲什麼瓜主人有打偷瓜人的權利？
 維嘉先生！你可以回答我的這些問題麼？

我在乞兒生活上所受的痛苦太多了，現在我不願一件一件地向你說，空費了你的時間。人世間不幸的真象，我算深深地感覺，深深地了解了。我現在坐在這旅舍的一間房裏，回憶過去當乞兒的生活，想像現在一般乞兒的情況，我的心靈深處不禁起伏着無限的悲哀。
 維嘉先生！那一個是與我這種悲哀共鳴的人呢？

請君一走到街裏巷間，看一看那囚首喪面衣衫藍縷的乞兒——他們代表世界的悲哀，人間的不幸。你且莫以爲這是不必注意的事，他們是人類遺棄的分子！

人總還是人呵！他們的悲哀與不幸，什麼時候終能捐除呢？他們什麼

時候纔能進入快樂和幸福的領域。倘若人世間一日有他們的存在，這個我以爲總不是光明的人世！或者有一些人們以爲現在所存在的一切，是很可以令人滿意的了，不必再求其牠；我以爲這些人們的生活狀況，知識和經驗，大約是不允許他們明白我所說的事情，或者他們永遠不願意明白……

維嘉先生！

我寫到這裏，我又怕起來了，怕你麻煩我盡說這一類的話。

但是，維嘉先生，請你原諒我，請你原諒我不是故意地向你這般說——我的心靈逼迫我要向你這樣叨叨絮絮地說。或者你已經厭煩了，但是，我還請你忍耐一下，繼續聽我的訴說。

+

江城爲皖北一個大商埠，其地雖沒有W埠的繁盛，但在政治文化方面，或

較W埠爲重要。軍閥、官僚、政客，爲H城的特產，中國無論那一處，差不多都沒有此地產的多。——這大約因爲歷史的關係。維嘉先生！你大約知道借外兵打平太平天國的李大將軍，開魚行的王老板，持齋念佛的段執政……這些有名的人物罷？這些有名人物的生長地就是H城。

這是閒話，現在且向你說我的正事。

我過着討飯的生活，不知不覺地飄流到H城裏來。在城裏乞討總是給銅錢——光緒通寶——的多，而給飯的少。在鄉間乞討就不一樣了，大概總是給米或剩飯，差不多沒有給錢的。在城裏乞討有一種好處，就是沒有狗的危險。城裏的狗固然是有，但對於叫化子的注意，不如鄉間狗對於叫化子注意的很。這是我的經驗。

一日我討到一家雜貨店叫瑞福祥的，門口立着一個五十幾歲的鬍子老

頭兒，他對我仔細地看一看，問我說：

「你今年多大年紀了？年輕的什麼事不能做，為什麼一定要討飯呢？你姓什麼？是那裏人氏？」

我聽了他的話，不禁悲從中來，溶溶地流下了淚。『年輕的什麼事不能做，為什麼一定要討飯呢？』這句話真教我傷心極了！我是因為不願意做事而討飯麼？我做什麼事情，誰個給我事情做？誰個迫我過討飯的生活？我願意因討飯而忍受人們的譏笑麼？我年輕的願意討飯？我年輕輕的居然討飯，居然受人們的譏笑……哎喲！我無涯際的悲哀向誰告訴呢？天哪！唉……！

老頭兒見我哭起來了，就很驚異，便又問道：

「你哭什麼呢？有什麼傷心事？何妨向我說一說呢？」

我就一五一十地向他述了我的身世及迫而討飯的原因。我這樣並不希望他能憐憫我，搭救我，不過因為心中悲哀極了，總是想吐露一下，無論他能了解與表同情與否，那都不是我所願到的。並且我從來就深信，要想有錢的人憐憫窮人，表同情於窮人，——這大半是幻想，是沒有結果的幻想。也許世界上有幾個大慈大悲的慈善家，但是，我對於他們是沒有希望的。維嘉先生！這或者是我的偏見，但是，這偏見是有來由的。

老頭兒聽了我的話，知道我是一個學生，又見我很誠實，遂向我提議，教我在他櫃上當學徒。他說，他櫃上還可以用一個人，倘我若願意，他可以把我留下學生意，免得受飄零的痛苦。他並說，除了吃穿而外，他還可以給我一點零用錢。他又說，倘若我能忠心地做事，誠實地學好，他一定要提拔我。他還說其他一些別的好話頭……我本知道當學徒也不是容易的事情，或者竟沒過

乞兒生活的自由，但是因過乞兒生活所受的痛苦太多了，也只得決定聽老頭兒的話，嘗嘗學徒的滋味。於是我從乞兒一變而為學徒了。

這是八月間的事。

老頭兒姓劉，名靜齋，這家雜貨店就是他開的。雜貨店的生意，比較起來，在日城裏可以算為中等，還很興盛。櫃上原有夥友兩位，加上我一個，就成為三個人了。可是我是學徒，他倆比我高一級，有命令使喚我的權利。有一個姓王的，他為人很和善，待我還不錯；可是有一個姓劉的——店主人的本家——更極了。他的架子，或者可以說比省長總長的架子都要大，他對我的態度非常壞，我有點不好，他就說些譏笑話，或加以責罵，——我與他共了兩年事，忍受了他的欺侮可真不少！但是怎麼辦呢？他比我高一層，他是掌櫃先生，我是學徒……

維嘉先生！學徒的生活，你大約是曉得的。學徒第一年的光陰差不多不在櫃上做事情，盡消磨在拿烟倒茶和掃地下門的裏面。學徒應比掌櫃的起來要早，因為要下門掃地，整理一切秩序。客人來了，學徒絲毫不敢待慢，連忙同接到天神的樣子，恭恭敬敬地拿烟倒茶，兩隻手兒小心了又小心，謹慎了又謹慎，生怕有什麼疎忽的地方。掌櫃先生對待學徒，就同學徒比他小得八倍的樣子。主人好的時候，那時還勉強可以；倘若主人的皮氣也不好的時候，那時就叫着活要命，沒有點兒舒服的機會。我的主人，說一句實在話，待我總算還不錯，沒有什麼過於苛待的地方。

總共我在瑞福祥當了兩年學徒，這兩年學徒的生活，比較起來，當然比乞兒的生活好得多。第一，肚子不會忍餓；第二，不受狗的欺侮；第三，少受風雨的逼迫。有閒工夫時，我還可以看看書，寫寫字，學問上還有點長進。自然我當

時所看的書，都只限於舊書，而無得到新書的機會。

在兩年學徒的生活中，我又感覺得商人的道德，無論如何，是不會好的。

——商業的本身不會使商人有好的道德。商人的目的當然是要賺錢，要在

貨物上得到利潤，若不能得到利潤，則商業就沒有存在的可能。因為要賺錢，

則凡可以賺錢的方法和手段，當然都是要盡量利用的；到要利用狡猾的方法和手段來賺錢，那還說到什麼道德呢？

有一次一個鄉下人到我們店裏來買布，大約是替姑娘辦嫁妝。他向我

們說，他要買最好的花洋縹；我們的劉掌櫃的拿這匹給他看，他說不合式；拿那

一匹給他看，他說也不好；結果，給他看完了，總沒有一匹合他的意。我們的劉

掌櫃的急得沒法，於是向他說，教他等一等；劉掌櫃到後邊將給他看過的一匹

花洋縹，好好用貴重的紙包將起來，鄭重其事地拿出來給鄉下人看，並對鄉下

人道：

「比這一匹再好的，無論你到什麼地方去，你也找不出來。這種花洋縲是美國貨，我們親自從上海運來的。不過價錢要貴得多，恐怕你不願出這種

高價錢……」

鄉下人將這匹用好紙包着的花洋縲看了又看，摸了又摸，似覺很喜歡的樣子，連忙說道：

「這匹東西好，東西不錯！爲什麼你早不拿出來呢？我既然來買貨，難道我還怕價錢高嗎？現在就是這一匹罷，請先生替我好好地包起來，使我在路上不致弄皺了纔好！」

我在旁邊看着，幾幾乎要笑起來了。但是，我終把笑忍在肚子裏，不敢笑將出來；倘若把這套把戲笑穿了，我可負不起責任。

維嘉先生！像這種事情多得很呢！我們把這種事情當做笑話看，未始不可；但是，從此我們可以看出商業是什麼東西，商人的道德是如何了。

普通學徒都是三年畢業，或者說出師，爲什麼我上面說我只過兩年學徒的生活呢？維嘉先生！你必定要發生這種疑問，現在請你聽我道來。

十一

維嘉先生！我此生只有一次的戀愛史，然就此一次戀愛史，已經將我的心靈深處深深地刻下了一塊傷痕。這一塊傷痕到現在還未愈，就是到將來也不能愈，牠恐怕將與吾生以並沒了！我不愛聽人家談論戀愛的的事情，更不願想到戀愛兩個字上去。但是每遇明月深宵，我不禁要向嫦娥而悲歎，對花影而流淚；她——我的可愛的她，我的可憐的她，我的不幸的她，永遠地，永遠地

展轉在我的心頭，往來在我的腦裏。她的貌，她的才，當然不能使我忘却她；但是，我所以永遠地不能忘却她，還不是因為她貌的美麗和才的秀絕，而是因為她是我唯一的知己，唯一地了解我的人。自然，我此生能得着一個真正的女性的知己，固然可以自豪了，固然可以自慰了；但是我也就因此抱着無涯際的悲哀，海一般深的沉痛！維嘉先生！說至此，我的悲哀的熱淚不禁潑潑地流，我的刻上傷痕的心靈不禁搖搖地顫動……

劉靜齋——我的主人——有一子一女。當我離開江城那一年，子九歲，還在國民小學讀書；女已十八歲了，在縣立女校快要畢業。這個十八歲的女郎就是我的可愛的她，我的可憐的她，我的不幸的她。或者我辜負她了，或者我連累了她，或者她的死是我的罪過；但是，我想，她或者不至於怨我，她或者到最後的一刻還是愛我，還是懸念着這個飄泊的我。哎喲！我的妹妹！我的親愛。

的妹妹！你雖然爲我而死，但是，我記得，我永遠地爲你流淚，永遠地爲你悲哀……一直到我最後的一刻！

她是一個極莊重而又溫和的女郎。當我初到她家的時候她知道我是一個飄泊的孤子，心裏就很憐憫我，間接地照顧我的地方很多——這件事情到後來我纔知道。她雖在學校讀書，但是在家中住宿的，因此她早晚都要經過店門。當時，我只暗地佩服她態度的從容和容貌的秀美，但絕沒有過妄想，——窮小子怎敢生什麼妄想呢？我連戀愛的夢也沒做過，——窮小子當然不會做戀愛的夢。

漸漸地我與她當然是很熟悉了。我稱呼她過幾次「小姐」。

有一次我坐在櫃台裏邊，沒有事情做，忽然覺着有動於中，爰提筆寫了一首舊詩：

「此身飄泊竟何之？」

人世艱辛我盡知。

閒對菊花流熱淚，

秋風吹向海天涯。」

詩寫好了，我自己念了幾遍。恰好她這時從內庭出來，向櫃上拿寫字紙和墨水；我見她來了，連忙將詩掩住，問她要什麼，我好替她拿。她看我把詩掩了，就追問我：

「汪中！你寫的是什麼？爲什麼這樣怕人看？」

「小姐，沒有什麼；我隨便順口囑幾句，小姐，沒有什麼……」我臉紅着向她說。

「你順口囑的什麼，請拿給我看看，不要緊！」

「小姐！你真要看，我就給你看看，不過請小姐莫要見笑！」
我於是就把我的詩給她看了。她重復地看了幾遍，最後臉紅了一下，說道：

「詩做的好，詩做的好！悲哀深矣！我不料你居然能——」

她說到此很注意地看我一下，又低下了頭，似覺想什麼也似的。最後，她教我此後別要再稱呼她爲小姐了；她說她的名字叫玉梅，此後我應稱呼她的名字；她說她很愛做詩，希望我往後要多做些；她說我的詩格不俗；她又說一些別的話。維嘉先生！從這一次起，我對於她忽然起了很深的感覺，——我感覺她是一個能了解我的人，是一個向我表示同情的人，是我將來的……

我與她雖然天天見面，但是談話的機會少，談深情話的機會更少。她父親的家規極嚴，我到內庭的時候少；又更加之口目繁多，她固然不方便與我多

說話，我又怎敢與她多親近呢？最可恨是劉掌櫃的，他似覺步步地監視我，似覺恐怕我與她發生什麼關係。其實，這些事情與他什麼相關呢？他偏偏要問，偏偏要干涉，這真是怪事了！

但是，倘若如此下去，我倆不說話，怎麼能發生戀愛的關係呢？我倆雖然都感覺不能直接說話的痛苦，但是，我倆可以利用間接說話的方法——寫信。她的一個九歲的小弟弟就是我倆的傳書人，無異做我倆的紅娘了。小孩子將信傳來傳去，並不自知是什麼一回事，但是，我倆藉此可以交通自己的情懷，互告中心的衷曲，——她居然成了我唯一的知己，窮途的安慰者。我倆私地寫的信非常之多，做的詩也不少；我現在恨沒有將這些東西留下，——當時不敢留下，不然，我時常拿出看看，或者得到很多的安慰。我現在所有的，僅僅是她臨死前的一封信——一封悲哀的信。

維嘉先生！現在我將這一封信抄

給你看看，但是，拿筆來抄時，我的淚，我的悲哀的淚，不禁如潮一般地流了。

親愛的哥哥！

我現在病了。病的原因你知道嗎？或者你知道，或者你也不知

道。醫生說我重傷了風，我的父母以爲我對於自己的身體太不謹慎，一般與我親近的人們都替我焦急，但是，誰個知道我的病源呢？只有我自己知道，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爲什麼病，但是，我沒有勇氣說，就是說出也要惹一般人的譏笑恥罵，——因此，我絕對不說了，我絕對不願意說了。

我真不明白，爲什麼人們愛做勉强的事情。我的父母並不是不知道我不願意與王姓子訂婚，但是，他倆居然與我代訂了。現在聽說王姓今天一封信，明天也是一封信，屢次催早日成結婚禮。

這不是儘早日成結婚禮，這是催我的命！我是一個弱者，我不敢逃跑，除了死，恐怕沒有解救我的方法了！

中哥！我對於你的態度，你當然是曉得的：我久已認定你是我的伴侶，你是惟一可以愛我的人。你當然沒有那王姓子的尊貴，但

是，你的人格比他高出萬倍，你的風度爲他十個王姓子的所不及，

……中哥！我親愛的中哥！我愛你！我愛你……

但是，我是一個弱者，我不能將我對於你的愛成全起來；你又是一個不幸者，你也沒有成全我倆愛情的能力。同時，王姓總是催，催，催……我只得病，我只有走入死之一途。我牀前的藥——可惜你不能來看——一樣一樣地擺滿了。但是牠們能治好我的病麼？我絕對不吃，吃徒以苦人耳！

中哥！這一封信恐怕是最後的一封信了！你本來是一個不幸者，請你切莫要爲我多傷心，切莫要爲我多流淚！倘若我真死了，倘若我能埋在你可以到的地方，請你到我的墓前把我倆生前所唱和的詩多詠誦兩首，請你將山花多採幾朵插在我的墳頂上，請你撫着我的墳多接幾個吻；但是，你本來是一個不幸者，請你切莫要爲我多傷心，切莫要爲我多流淚！

中哥！我親愛的中哥！我本來想同你多說幾句話，但是我的腕力已經不允許我多寫了。中哥！我親愛的中哥……

妹玉梅臨死前的話。

維嘉先生！這一封信的每一個字是一滴淚，一點血，含著着人生無涯際的悲哀！我不忍重讀這一封信，但是，我又怎麼能夠不重讀呢？重讀時，我的

心靈的傷處只是萬次千番地破裂着……

十二

我接了玉梅訣別的信之後，不知道如何處置是好。難道我能看着我的愛人死嗎？難道只報之以哭嗎？

玉梅是爲着我而病的，我一定要設法救她；我一定要使我的愛人能做如願以償的事情；我一定使她脫離王姓攙鬼的羈絆，倘若我不能這樣做，則枉爲一個人了，則我成爲一個負情的人了！我一定……

王氏子是一個什麼東西？他配來佔領我的愛人？他配享受得這種樣的女子——我的玉梅？我那一件事情不如他？我的人格，我的性情，我的知識，我的思想……比他差了一點麼？爲什麼我沒有權利來要求玉梅的父母，

使他們允許我同玉梅訂婚？倘若我同玉梅訂了婚，則玉梅的病豈不即刻就好了嗎？爲父母的難道不願意子女活着，而硬迫之走入死路嗎？倘若我去要求，或者，這件事——

「喂！不成！我的家在什麼地方？我的財產在什麼地方？我現在所處的是什麼地位？我是一個飄泊的孤子，一個寄人籬下的學徒，我那有權利向玉梅的父母要求呢？聽說王氏子的父親做的是大官，有的是田地金錢，所以玉梅的父母才將自己的女兒許他；而我是一個受人白眼的窮小子，怎能生這種妄想呢？況且婚約已經訂了，解約是不容易的事，就是玉梅的父母願意將玉梅允許我，可是王姓如何會答應呢？不成！不成！」

但是，玉梅是愛我的，玉梅是我的愛人！我能看着她死麼？我能讓她就活活地被犧牲了麼……

我想來想去，一夜沒會睡眠；只是翻來覆去，伏着枕哭。第二天清早起來，我大着胆子走向玉梅的父母的寢室門外，恰好劉靜齋已經起牀了。他向我驚異地看了一下，問我爲什麼這末樣兒大清早起來找他；於是我也顧不得一切了，將我與玉梅的經過及她現在生病的原因，詳詳細細一五一十地告訴了他。他聽了我的話後，顏色一變，又將我仔細渾身上下看了一下，只哼了一聲，其外什麼話也沒說。我看着這種情形，知道十分有九分九不大妥當，於是不能多說，回頭出來，仍照常執行下門掃地的事情。

這一天晚上，劉靜齋——玉梅的父親——把我叫到面前，向我說了幾句話：

「汪中，你在我這裏已經兩年了，生意的門道已經學得個大概；我以爲你可以再往別處去，好發展發展。我這裏現下用人太多，而生意又不大好，不能維持下去，因此我寫了一封介紹信，將你介紹到W埠去，那裏有我的——一個朋友

開洋貨店，他可以收容你。你明天就可以動身；這裏有大洋八元，你可以拿去
做盤費。」

劉靜齋向我說了這幾句後，將八元大洋交給我，轉身就走了。我此時的心情，維嘉先生，你說是如何的難受呵！我本知道這是什麼一回事，——劉靜齋辭退我，並不是因為什麼生意不好，並不是因為要我什麼發展，乃是因為我與他的女兒有這末一層的關係。這也難怪他，——他的地位，名譽，信用……比他女兒的性命更要緊些；他怎麼能允許我的要求，成全女兒的願望呢？

這區區的八元錢就能打發我離開此地麼？玉梅的命，我對於玉梅的愛情，我與玉梅的一切，你這八元錢就能驅散而殘滅了麼？喂！你這魔鬼，你這殘忍的東西，你這世界上一切黑暗的造成者呵！你的罪惡比海還深，比山岳還高，比熱火還烈！玉梅若不是你，她的父母為什麼將她許與王姓？我若

不是你，我怎麼能無權利要求劉靜齋將自己的女兒允許我？
病？我何得至於飄流？我又何得活活看着自己的愛人走於死路，而不能救呢？
喂！你這魔鬼，你這殘忍的東西，你這世界上一切黑暗的造成者呵！……

我將八元錢拿在手裏，仔細地呆看了一忽，似乎要看出牠的魔力到底在什麼地方癱着。本欲把牠摔去不要了，可是逐客令既下，勢不得不走；走而無路費，又要不知將受若何的蹂躪和痛苦；沒法，只得含着淚將牠放在袋裏，爲到W埠的路費。

我走了倒無甚要緊，但是玉梅的病將如何呢？我要走的消息，她曉得了麼？倘若她曉得，又是如何地傷心，怕不又增加了病勢？我倆的關係就如此了結了麼？

玉梅妹呵！倘若我能到你的床沿，看一看你的病狀，握一握你那病而瘦

創的手，吻一吻你那病而顫動的唇，並且向你大哭一場，然後才離開你，才離開此地，則我的憾恨庶減少了一萬分之一！但是我現在離開你，連你的面都不見，而况接吻，握手，大哭……唉！玉梅妹呵！你爲着我病，我的心也爲你碎了，我的腸也爲你斷了！倘若所謂陰間世界是有的，我大約也是不能長久於人世，到九泉下我倆才填一填今生的恨壑罷！

這一夜的時間，維嘉先生，縱我不向你說，你也知道是如何地難過。一夜過了，第二天清早我含着淚將行李打好，向衆辭一辭行，於是就走出丑城，在郊外尋一棵樹底下坐一忽。我決定暫時不離開丑城，一定要暗地打聽玉梅的消息。倘若她的病好了，則我可以放心離開丑城；倘若她真有不幸，則我也可以到她的墓地痛哭一番，以報答她生前愛我的情意。於是我找了一座破廟，做爲臨時的住足地。到晚上我略改一改裝，走向瑞福祥附近，看看動靜，打聽玉

梅的消息。維嘉先生！誰知玉梅就在此時死了！棺材剛從大門口抬進去，念經的道士也請到了，劉家甚為忙碌。我本欲跑將進去，抱着玉梅的屍痛哭一番，但是，這件事情劉家能允許麼？社會能答應麼？唉！我只有哭，我只有回到破廟裏獨自一個人哭！

第二日我打聽得玉梅埋在什麼地方。日裏我在野外採集了許多花草，將牠們做成了一個花圈，晚上將花圈拿在手裏，一個人孤悄悄地向玉梅墓安置的地方來。明月已經昇得很高了，牠的柔光似疊故意照着傷心人撫着新墳哭。維嘉先生！我這一次的痛哭，與我從前在父母墳前的痛哭，對象雖然不一樣，而悲哀的程度，則是一樣的呵！我哭着哭着，不覺成了一首哀歌——這一首哀歌一直到現在，每當花晨月夕，孤寂無聊的時候，我還不斷地歌着：

前年秋風起兮我來時，
今年黃花開兮卿死去。

鴛鴦有意成雙飛，

風雨無情故折翼。

吁嗟乎！玉梅妹！

你今死，

爲何死？

江河有尾恨無底！

*

*

*

*

天涯飄海我是一孤子，
妝閣深沉你是一淑女；

只因柔意憐窮途，

遂把溫情將我許。

吁嗟乎！玉梅妹！

你今死，

爲何死？

自傷身世痛哭你！

*

*

*

*

謹將草花幾朵供靈前，

謹將熱淚三升酬知己。

此別萍踪無定處，

他年何時來哭你？

吁嗟乎！
玉梅妹！

你今死，

爲何死？

月照新墳倍慘凄！

十三

巢湖爲安徽之一大湖，由江城乘小火輪可直達W埠，需時不過一日。自從出了玉梅的家之後，我又陷於無地可歸的狀況。劉靜齋替我寫了一封介紹信，教我到W埠去；若我不照他的話做罷，則勢必又要過乞兒的生活。無奈何，少不得要拿着信到W埠去走一踫。此外實沒有路可走。

我坐在三等艙位——所謂烟篷下。坐客們——老的，少的，男的，女的，甚

爲擁擠；有的坐着打瞌睡，一聲兒不響；有的暈船，嘔吐起來了；有的含着煙袋，相對着東西南北地談天。他們各人有各人的心思，各人有各人的境遇，但總沒

有比我再苦的，再不幸的罷。人羣中的我，也就如這湖水上被秋風吹落的一片飄浮的落葉；落葉飄浮到什麼地方，就是什麼地方，我難道與牠有兩樣的麼？

這一天的風特別大，波浪掀湧得很高，船只亂歪搖着不靜，我幾乎也要嘔吐起來。若是這一次的船被風浪打翻了，維嘉先生，則我現在可無機會來與

你寫這一封長信，我的飄泊的歷史可要減少了一段；我也就要少嘗些社會所賜給我的痛苦。但是，維嘉先生，這一次船終沒被風浪所打翻，也就如我終未

爲惡社會所磨死；這是幸福呢，還是災禍呢？維嘉先生！你將何以教我？

船抵岸了；時已萬家燈火矣。W埠是我的陌生地，而且又很大，在晚上的

確很難將劉靜齋所介紹的洋貨店找着，不得已權找一家小旅館住一夜，第二

日再打算。一個人孤寂寂地住在一間小房子內，明且從窗外偷窺，似尋偵察飄泊的少年爲何種的舉動。我想想父母的慘死，乞討時的痛苦，玉梅待我的真情，玉梅的憂傷致死，我此後又不知將如何度過命運……我想起了一切，熱淚又不禁從眼眶中湧出來了。我本不會飲酒，但此時無解悲哀的方法，只有酒可以給我一時的慰藉；於是我叫茶房買半斤酒及一點飲酒的小菜，——我就沉沉地走入醉鄉裏去。

第二日清早將房錢付了，手提着小包兒，順着大街，按着介紹信封面上所寫的地址找；好在W埠有一條十里大街，一切大生意，大洋貨店，都在這一條長街上，比較很容易找着。沒有兩點鐘，我即找到了我所要找到的洋貨店——**陶永泰祥**字號。

這一家洋貨店，在W埠算是很大的了；櫃上所用的夥友很多。我也不知

道那一個是主人，將信呈交到櫃上，也不說別的話。一個三十幾歲的矮胖子，從椅子上站起來，將信拆開看了一遍。維嘉先生！你知道這個看信的是誰？他是我將來的東家，他是洋貨店的主人，他是你當學生會長那一年，要僱流氓暗殺學生，尤其要暗殺你的陶永清。維嘉先生！你還記不記得你從前當學生會長時代的生活呢？你知不知道現在提筆寫長信給你的人，就是當年報告陶永清及其他商人要暗殺你們學生的人呢？說起來往事，維嘉先生，你或者也發生興趣聽呵！

陶永清問我的身世，就將我留在櫃上當二等的小夥友。從此，我又在W埠過了兩年的生活。這兩年小夥友的生活，維嘉先生，沒有詳細告訴你的必要。總之，反正沒有好的幸福到我的命運上來；一切夥友總是欺壓我，把我不放在眼裏，有事總難我多做些；我忍着氣，不願與他們計較，但是我心裏却甚

爲驕傲，把他們當成一羣無知識的豬羊看待，雖然表面上也恭敬他們。

當時你在皖江新潮幾幾乎天天發表文章，專門提倡新文化，反對舊思想；我恰好愛看皖江新潮，尤其愛看你的文章，因之，你的名字就深印在我的腦際了。我總想找你談話，但因為我們當夥友的一天忙到晚，簡直沒有點閒工夫；就是禮拜日，我們當夥友的也沒有休息的機會；所以找你談話一層，終成爲不可能的妄想了。有幾次我想寫信請你到我們的店裏來，可是也沒有寫；夥友伏在櫃台上，應注意買貨的客人，招待照顧生意的顧主，那裏有與他人談話的機會？況且你當時的事情很忙，又加之是一個素不知名的我寫信給你，當然是不會到我的店裏來的。

一日，我因爲有點事情沒有做得好，大受東家及夥友們的責備，說我如何地不行；到晚上臨睡的時候，我越想越生氣，我越想越悲哀，不禁伏枕痛哭。

了一場。自嘆一個無家的孤子，不得已寄人籬下，動不動就要受他人的呵責和欺侮，想來是何等的委屈！一天到晚替東家忙，替東家賺錢，自己不過得一個溫飽而已；東家連一點同情心都沒有，無異將我如牛馬也般的看待，這是何等的不平呵！尤可恨的，有幾個同事的夥友，不知道爲什麼，故意幫助東家說我的壞話，而置同事間的情誼完全於不問。喂！卑賤！狗肺！沒有良心！想得着東家的歡心，而圖固全飯碗麼？唉！無恥……你們也如我一樣呵！空替東家拚命地賺錢，空牛馬似的效忠於東家！你們不受東家的虐待麼？你們不受東家的剝削麼？何苦與我這弱者爲難呵？何苦，何苦……

這時我的憤火如火山也似的爆烈着，我的冤屈真是如太平洋的波浪鼓蕩着，而找不出一個發洩的地方！翻來覆去，無論如何，總是睡不着。階前的秋虫只是唧唧地叫，一聲一聲地真叫得我的腸寸寸斷了。人當悲哀的時候，

幾幾乎無論什麼聲音，都足增加他悲哀的感度，何況且當萬木寥落時之秋蟲的聲音？普通人聞着秋蟲的叫鳴，都要不禁發生感秋的心思，而況且我是人世間的被欺侮者麼？此外又加着秋風時送落葉打着窗櫺響，月光從窗櫺射進來，一道一道地落在我的枕上，真是傷心的情景呵！反正是睡不着，我起來兀自一個人在階前踱來踱去，心中的愁緒，就使你有鋒利的寶劍也不能斬斷。仰首看看明月，俯首顧顧自己的影子，覺着自己已經不立足在人間了，而被陷在無數萬丈深的冰窟中。忽然一股秋風吹來，不禁打了一個寒戰，又重行回到床上臥下。

這一夜受了寒，第二日即大病起來，一共病了五天。病時，東家只當沒有什麼事情的樣子，除了很少一個人做事外，其他什麼請醫生不請醫生，不是他所願注意的事情。可是我自己還知道點藥方——我勉強自己熬點生薑水，

蒙着頭發發汗，病也就慢慢好了。我滿腔的憤氣無處出，一夜我當夜闌人靜的時候，提筆寫了一封信給你，訴一訴我的痛苦。這一封信大約是我忘了寫自己的通信地址，不然，我爲什麼沒接到你的覆信呢？維嘉先生！你到底接着了，我的信沒有？倘若你接到了我這一封信，你當時看過後就撕毀了，還是將牠保存着呢？這件事情我倒很願意知道。隔了這許多年，我自己也沒會料到我現在又寫這一封長信給你，你當然是更不會料到的了。我現在提筆寫這一封信時，又想起那一年寫信給你的情形來：光陰迅速，人事變化無常，我又不禁發生無限的感慨了！

十四

維嘉先生！我想起那一年W埠學生抵制日貨的時候，不禁有許多趣味

的情形，重行迴繞我的腦際。你們當時真是熱心呵！天天派人到江邊去查貨，天天派人到商店來勸告不要買東洋貨，可以說是爲國奔波，不辭勞苦。有一次我親眼看見一個學生跪倒與我的東家陶永清磕頭，並且磕得僕通僕通地響。當時我心中發生說不出的感想；可是我的東家只是似理不理的，似乎不表現一點兒同情。還有一次，一個學生——年紀不過十五六歲——來到我們的店裏，要求東家不要再賣東洋貨，說明東洋人如何如何地欺壓中國人，中國人應當自己團結起來……我的東家只是不允：

「倘若你們學生能賠償我的損失，能固全我的生意，那我倒可以不賣東洋貨，否則，我還是要賣，我沒有法子。」

「你不是中國人嗎？中國若亡了，中國人的性命都保不住，還說什麼損失，生意不生意呢？我們的祖國要快亡了，我們大家都快要做亡國奴了！倘

若我們再不起來，我們要受朝鮮人和安南人的痛苦了！先生！你也是中國人呵……」

他說着說着，不覺哭起來了；我的東家不但不爲所動，倒有點不耐煩的樣子。我在旁邊看着，恨不得要把陶永清打死！但是，我的力量弱，我怎麼能夠……

也難怪陶永清不能答應學生的要求。他開的是洋貨店，店中的貨物，日本貨要佔十分的六七；倘若不賣日本貨，則豈不是要關門麼？國總沒有錢好，只要賺錢，那還問什麼國不國，做亡國奴不做亡國奴？維嘉先生！有時我想商人爲什麼連點愛國心都沒有，現在我才知道：因爲愛錢，所以便沒有愛國心了。

可是當時我的心境真是痛苦極了！天天在手中經過的差不多都是日

本貨，並且一定要賣日本貨。既然做了洋貨店的夥友，一切行動當然要受東家的支配，說不上什麼意志自由。心裏雖然恨東家之無愛國心，但是沒有法子，只得厚着面皮賣東洋貨；否則，飯碗就要發生問題了。或者當時你們學生罵我們當夥友的沒有良心，不知愛國……可是我敢向你說一句話，我當時的確是有良心的，確知道愛國，但是因為境遇的限制，我雖有良心，而表現不出來；雖知愛國，而不能做到。可是也就因此，我當時精神痛苦得很呵！

那一天，落着雨，街上漿泥甚深；不知爲什麼，你們學生決定此時遊行示威。W埠的學生在這次大約都參加了，隊伍拖延得甚長。隊伍前頭有八個高大的學生，手裏拿着斧頭，見着東洋貨的招牌就劈，我們店口的一塊豎立的大招牌，上面寫着『東西洋貨零躉批發』也就在這一一次亡命了。劈招牌，對於商店是一件極不利的事情，可是我當時見着把招牌劈了，心裏却暗暗地稱快。

我的東家臉只氣得發紫，口中只是哼，但是因為學生人多勢衆，他也沒有敢表示反抗，恐怕要吃眼前的虧。可是他恨學生，可以說是到了極點了！

當晚他在我們店屋的樓上召集緊急會議，到者有幾家洋貨店的主人及商務會長。商務會長是廣東人，聽說從前他當過龜頭，做過流氓；現在他却雄靈W埠，出入官場了。他穿着綠花緞的袍子，花邊的袴子，就同戲台上唱小旦的差不多，我見着他就生氣。可是因為他是商務會長，因為他是東家請來的，我是一個夥友，少不得也要拿烟倒茶給他吃。我担任了布置會場及伺候這一般混帳東西的差使，因之，他們說些什麼話，討論些什麼問題，我都聽得清清楚楚地。首由陶永清起立，報告開會的宗旨：

「今天我向大家請來，也沒有別的，就是我們現在要討論一個對付學生的辦法。學生欺壓我們商人，真是到了極點！今天他們居然把我們的招牌

也劈了；這還成個樣子嗎？若長此下去，我們還做什麼買賣？學生得寸進尺，將來恐怕要把我們制到死地呢！我們一定要討論一個自救的方法——」

「一定！一定！」

「學生鬧得太不成個樣子了！一定要想方法對付！」

「我們賣東洋貨與否，與他們什麼相干？天天與我們搗亂，真是可恨已極！」

「依永清你的辦法怎樣呢？」

大家真都是義（？）憤填胸，不可向邇！一個老頭子只氣得摸自己的鬍子；唱小且式的商務會長也亂叫「了不得」。

陶永清看着大家都與他同意，

於是便又接着嚴重地說：

「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學生對待我們的手段既然很辣，那我們對

於他們還有什麼憐惜的必要？我們應採嚴厲的手段，給他們一個大吃虧，使他們斂一斂氣——」

我聽到這裏，不禁了了一個差勁。心中想，怎麼啦，這小子要取什麼嚴厲的手段？又不是要——不至於罷。難道這小子真能下這樣慘無人道的手段……

「俗語說得好，蛇無頭不行；我們要把幾個學生領袖制服住，其餘的就不成問題了。學生鬧來鬧去，都不過是因為有幾個學生領袖撐着；倘若沒有了領袖，則學生運動自然消滅，我們也就可以安安穩穩地做生意了。依我的意思，可以直接僱幾個流氓，將幾個學生領袖除去——」

我真是大胆戰了！學生運動抵制日貨，完全是爲着愛國，其罪何至於死？陶永清喪盡了良心，居然要僱流氓暗殺愛國的學生，真是罪不容誅呵！我心

也劈了；這還成個樣子嗎？若長此下去，我們還做什麼買賣？學生得寸進尺，將來恐怕要把我們制到死地呢！我們一定要討論一個自救的方法——」

『一定！一定！』

『學生鬧得太不成個樣子了！一定要想方法對付！』

『我們賣東洋貨與否，與他們什麼相干？天天與我們搗亂，真是可恨已極！』

『依永清你的辦法怎樣呢？』

大家真都是義（？）憤填胸，不可向邇！一個老頭子只氣得摸自己的鬍子；唱小旦式的商務會長也亂叫『了不得』。陶永清看着大家都與他同意，於是便又接着嚴重地說：

『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學生對待我們的手段既然很辣，那我們對

於他們還有什麼憐惜的必要？我們應採嚴厲的手段，給他們一個大吃虧，使他們斂一斂氣——」

我聽到這裏，不禁打了一個寒戰。心中想，怎麼啦，這小子要取什麼嚴厲的手段？真不是要——不至於罷？難道這小子真能下這樣慘無人道的手段……

「俗語說得好，蛇無頭不行；我們要先把幾個學生領袖制服住，其餘的就不成問題了。學生鬧來鬧去，都不過是因為有幾個學生領袖撐着；倘若沒有了領袖，則學生運動自然消滅，我們也就可以安安靜靜地做生意了。依我的意思，可以直接僱幾個流氓，將幾個學生領袖除去——」

我真是要胆戰了！學生運動抵制日貨，完全是爲着愛國，其罪何至於死？陶永清喪盡了良心，居然要僱流氓暗殺愛國的學生，真是罪不容誅呵！我心

裏打算，倘若我不救你們學生，誰還能救你們學生呢？這飯碗不要也罷，倒是救你們學生的性命要緊。我是一個人，我絕對要做人的事情。餓死又算什麼呢？我一定去報告！

「你們莫要害怕，我敢担保無事！現在官廳方面也是恨學生達了極點，決不至於與我們有什麼為難的地方。會長先生！但不知你的意見如何？」

唱小旦式的商務會長點頭稱是，衆人見會長贊成這種意見，也就不發生異議。一忽兒大家就決定照着陶永清的主張辦下去，並把這一件事情委託

陶永清經理，而大家負責任。我的心裏真是焦急得要命，只是爲你們學生担

心！等他們散會後，我即偷偷地叫了一輛人力車坐上，來到你的學校裏找你；恰好你還未睡，我就把情事慌慌忙忙地告訴你；你聽了我的話，大約是一驚非同小可，即刻去找人開會去了。話說完後，我也即時仍坐人力車回來，可是時

候已晚，店門早關了；我叫了十幾分鐘才叫開。陶永清見了我，面色大變，嚴厲地問我到什麼地方去了；我知道他已明白我幹什麼去了，就是瞞也瞞不住；但我還是隨嘴說，我的表兄初從家鄉來至W埠，我到旅館看他，不料在他那兒多坐了一回，請東家原諒。他哼了幾聲，別的也沒說什麼話。第二天清早，陶永清即將我賬算清，將我辭退了。

維嘉先生！我在W埠的生活史，又算告了一個終結。

十五

滿天的烏雲密布着，光明的太陽不知被遮蔽在什麼地方，一點兒形跡也見不着。秋風在江邊上吹，似覺更要寒些，一陣一陣地吹到飄泊人的身上，如同故意欺侮衣薄也似的。江中的波浪到秋天時，更掀湧得利害，滿江聲浪，直足

使傷心人胆戰而心碎。風聲，波浪聲，加着輪船不時放出的汽笛聲，及如馬蟻一般的搬運夫的咳嗽聲，湊成悲壯而沉痛的音樂；倘若你是被欺侮者，倘若你裹滿腔悲憤者，你一定又要將你的哭聲摻入這種音樂了。

這時有一個少年，手裏提着一個小包袱，倚着等船的欄干，向那水天連接的遠處懷望。那遠處並不是他家鄉的所在地，他久已失去了家鄉的方向；那遠處也不是他所要去的地方，他的行踪比浮萍還要不定；如何能說到什麼地方去呢？那漠漠不清的遠處，那雲霧迷漫中的遠處，只是他前程生活的象徵——誰能說那遠處是些什麼？誰能說他前程的生活是怎樣呢？他想起自家的身世，不禁悲從中來，熱淚又潑潑地流下，落在洶湧的波浪中，似覺化作了波浪，順着大江東去。

這個少年是誰？這就是被陶永清辭退的我！

當陶永清將我辭退時，我連一句哀求話也沒說，心中倒似覺得很快也似的，私自慶幸自己脫離了牢籠。可是將包袱拿在手裏，出了陶永清的店門之後，我不知道向那一方向走好。無目的地慢慢走向招商輪船碼頭來；在等船上躑來躑去，不知如何是好。兀自一個人倚着等船的闌干痴望，但是望什麼呢？我自己也說不出來。維嘉先生！此時的我直是如失巢的小鳥一樣，心中有說不盡的悲哀呵！

父母在時曾對我說過，有一位表叔——姑祖母的兒子——在漢城又街開旅館，聽說生意還不錯，因之就在漢城落戶了。我倚着等船的闌干，想來想去，只想不出到什麼地方去是好；忽然這位在漢城開旅館的表叔來到我的腦際。可是我只想起他的姓，至於他的名字叫什麼，我就模糊地記不清楚了。

或者他現在還在漢城開旅館，我不妨去找找他，或者能夠把他找着。猶

若他肯收留我，我或者替他管管賬，唉，真不得已時，做一做茶房，也沒什麼要緊……茶房不是人做的嗎？人到窮途，只得要勉強些兒了！

於是我決定去到漢城找我的表叔玉——

喂！維嘉先生！我這一封信寫得未免太長了！你恐怕有點不耐煩讀下去了罷？好！我現在放簡單些，請你莫要着急！

我到了漢城，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我的表叔找着。當時我尋找他的方法，是每到一個旅館問主人姓什麼，及是什麼地方人氏，——這樣，我也不知道找了多少旅館，結果把我的表叔找着了。他聽了我的訴苦之後，似覺也很爲我悲傷感嘆，就將我收留下。可是賬房先生已經是有，不便因我而將他辭退，於是表叔就給我一個當茶房的差事。我本不願意當茶房，但是，事到窮途，無路可走，也由不得我願意不願意了。

維嘉先生！倘若你住過旅館，你就知道當茶房是一件如何下賤的勾當！當茶房就是當僕人！只要客人喊一聲『茶房』，茶房就要恭恭敬敬地來到，小聲低語地上問大人老爺或先生有什麼分付。我做了兩個月的茶房，想起來，真是羞辱得了不得！此後，我任着餓死，我也不幹這下賤的勾當了！唉！簡直是奴隸……

一天，來了一個四十幾歲的客人，態度像一個小官僚的樣子，架子臭而不可聞。他把我喊到面前，叫我去替他叫條子——找一個姑娘來。這一回可把我難着了：我從沒叫過條子，當然不知條子怎麼叫法；要我去叫條子，豈不是一件難事麼？

「先生！我不知條子怎樣叫法，姑娘住在什麼地方……」
「怎麼！當茶房的不曉得條子怎樣叫法，還當什麼茶房呢！去！去！」

趕快去替我叫一個茶！

「先生！我着實不會叫。」

這一位混賬的東西就拍桌罵起來了；我的表叔——東家——聽着了，忙來問什麼事情，爲着顧全客人的面子，遂把我當茶房的指斥一頓。我心中真是氣悶極了！倘若東家不是我的表叔，我一定忍不下去，決要與他理論一下。可是他是我的表叔，我又是處於被壓迫的地位的，那有理是我可以講的……

無論如何，我不願意再當茶房了！還是去討飯好！還是餓死也不要緊……這種下賤的勾當還是人幹的嗎？我汪中雖窮，但我還有骨頭，我還有人格，那能長此做這種羞辱的事情！不幹了！不幹了！不幹了！決意不幹了！

我於是向我的表叔辭去茶房的職務；我的表叔見我這種乖僻而孤傲的性情，恐怕於自己的生意有礙，也就不十分強留我。恰好這時期英國在漢城

的T紗廠招工，我於是就應招而爲紗廠的工人了。維嘉先生！你莫要以爲我是一個知識階級，是一個文明的書生！不，我久已是一個工人了。維嘉先生！可惜我現在不是對面談話，不然，你倒可以看看我的手，看看我的衣服，看看我的態度，像一個工人還是像一個知識階級中的人。我一切，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工人的樣兒……

T紗廠是英國人辦的，以資本家而又兼着民族的壓迫者，其虐待我們中國工人之厲害，不言可知。我現在不願意將洋資本家虐待工人的情形一一地告訴你，因爲這非一兩言所能盡；並且我的這一封信太長了，若多說，不知什麼時候才能結束；所以我就把我當工人時代的生活簡略了。將來我有工夫時，可以寫一本『洋資本家虐待工人的記實』給你看看，現在我暫且不能罷。

十六

江水嗚咽，

江風怒號，

可憐工人頭上血，

染紅軍閥手中刀！

我今徘徊死難地，

恨迢迢，

熱淚湧波濤。

——江岸——

喂！說起來去年江岸的事情，我到如今心猶發痛！

當吳大軍閥掌權的時候，維嘉先生，你當然記得：他屠殺了多少無罪無辜的工人呵！險矣哉，我幾乎也把命送了！本來我們工人的性命比起大人老爺先生的，當然要卑賤得多；但是，我們工人始終是屬於人類罷，難道我們工人就可以隨便亂殺得麼？唉！還有什麼理講……從那一年殘殺的事起後，我感覺得工人的生存權是沒有保障的，說不定什麼時候，要如鷄鴨牛豕一般地受宰割。

當時京漢全路的工人，因受軍閥官僚的壓迫，大罷工起來了。我這時將好在T紗廠被開除出來。洋資本家虐待中國工人，維嘉先生，我已經說過，簡直不堪言狀！工資低得連生活都幾幾乎維持不住，工作的時間更長得厲害——超過十二點鐘。我初進廠的時候，因為初踏氣自旅館出來，纔找得一個飯碗，也還願意忍耐些；可是過了些時日之後，我無論如何，是再不能忍耐下去。

了。我於是就想方法，暗地裏在工人間鼓吹要求增加工資，減少工作時間

……因為廠中監視得很厲害，我未敢急燥，只是慢慢地向每一個人單獨鼓吹。有一些工人怕事，聽我的說話，不敢加以可否，雖然他們心中是很贊成的；有一些工人的確是被我說動了。不知是爲着何故，我的這種行動被廠主查覺了，於是就糊裏糊塗地將我開除，並未說出什麼原故。一般工友們沒有什麼知識，見着我被開除了，也不響一聲，當時我真氣得要命！我想運動他們罷工，但是沒有機會；在廠外運動廠內工人罷工，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我與江岸鐵路分工會的一個辦事人認識。這時因在罷工期間，鐵路工會的事務很忙，我於是因爲這位朋友的介紹，充當工會裏的一個跑腿——送信件，辦辦雜務。我很高興，一方面飯碗問題解決了，勝於那在旅館裏當茶房十倍；一方面同一些熱心的工友們共事，大家都是赤裸裸的，沒有什麼權利的

爭奪，雖然事務忙些，但總覺得精神不受痛苦。不過我現在還有歉於心的，就是當時因為我的職務不重要，軍閥沒有把我槍斃，而活活地看着許多工友們殉難！想起他們那時殉難的情形，維嘉先生，我又不禁悲忿而戰慄了！

我還記得罷工第三日，各工團派代表數百人，手中拿着旗幟，率來江岸慰問，於是在江岸舉行慰問大會，我那時是布置會場的一個人。首由京漢鐵路總工會會長報告招待慰問代表的盛意，並將此次大罷工的意義和希望述說一番。相繼演說的有數十人，有痛哭者，有憤誓者，其激昂悲壯的態度，實可動天地而泣鬼神。維嘉先生！倘若你在場時，就使你不憎惡軍閥，但至此時恐怕也要向被壓迫的工人洒一掬同情之淚了。最後總工會秘書李振英一篇的演說，更深印在我的腦際，鼓盪着在我的耳膜裏：

『親愛的同志們！我們此次的大罷工，為我國勞動階級運命之一大關

健。我們不是爭工資爭時間，我們是爭自由爭人權！倘若我們再不起來奮鬥，再不起來反抗，則我們將永遠受不着人的待遇。我們是自由和中國人民利益的保護者，但是，我們這點兒集會的自由都沒有……麻木不仁的社會早就需要我們的赤血來濡染了！工友們！在打倒軍閥的火線上，我們應該去做勇敢的先鋒隊。只有前進呵！勿退却呵！

李君演說了之後，大家高呼「京漢鐵路總工會萬歲！中國勞動階級解放萬歲！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呵！」一些口號，聲如雷動，悲壯已極！維嘉先生！我在此時真是用盡吃奶的力氣喊叫，連嗓子都喊叫得啞了。後來我們大隊遊行的時候，我只聽着人家喊叫什麼打倒軍閥，勞動解放……而我自己喊叫不出來，真是有點發急。這一次的遊行雖然經過租界，但總算是平安地過去了。

但又誰知我們羣衆遊行的時候，即督軍代表與洋資本家在租界大開會議，準備空前大屠殺的時候！

蕭大軍閥派他的參謀長（張什麼東西，我記不清楚了）虛詐地來與我們工會接洽，意欲探得負責任人的真相，好施行一網打盡的毒手。二月七日，總工會代表正欲赴會與張某開談判，時近五點多鐘，中途忽聞槍聲大作，於是江岸流血的慘劇開幕了！張某親自戎裝指揮，將會所包圍，開槍環擊。可憐數百工友此時正在會所門口等候消息，躲避不及；又都赤手空拳，無從抵禦！

於是被亂槍和馬刀擊死者有三四十人，殘傷者二百餘人。嗚呼！慘矣！

我聞着槍聲，本欲躲避，不料未躲避及，就被一個凶狠的兵士把我捉住了。被捉的工友有六十人，江岸分會正執行委員長林祥謙君也在內。我們大家都被縛在電桿上，忍受一些狼心狗肺的兵士們的毒打——我身上有幾處的

傷痕至今還在！

這時天已經很黑了。

張某——肅大軍閥的參謀長——親自提

燈尋找林祥謙君。

張某將林君找着了，即命劊子手割去繩索，迫令林君下

「上工」的命令，林君很嚴厲地不允。

張乃命劊子手先砍一刀，然後再問道：

「不上上？」

「不上！絕對不上！」

這時林君毫不現出一點懼色，反更覺得有一種堅決的反抗的精神。我

在遠處望着，我的牙只恨得答答地響，肺都氣得炸了！

唉！好狠心的野獸！

……只見張某又命砍一刀，怒聲喝道：

「到底下不下命令上？」

這時張某的顏色——我實在也形容不出來——表現出世間最惡狠的結晶，

最兇暴的一切！我這時神經已經失去知覺了，只覺得我們被圍着在一羣惡

獸裏，任憑這一羣惡獸亂吞胡咬，莫可如何。我也沒有工夫憐惜林君的受砍，反覺得在惡獸的包圍中，這受砍是避不了的命運。林君接着忍痛大呼道：

「上工要總工會下命令的！今天既是這樣，我們的頭可斷，工是不可上的！不上工！不上……工！」

張某復命砍一刀，鮮血濺地，紅光飛閃，林君遂暈倒了。移時醒來，張某復對之禪笑道：

「現在怎樣？」

這時我想將劊子手的刀奪過來，把這一羣無人性的惡獸，殺得一個不留，好爲天地間吐一吐正氣。但是，我身在縛着，我不能轉動……又只見林君切齒，但聲音已經很低了，罵道：

「現在還有什麼可說！可憐一個好好的中國，就斷送在你們這般混賬

忘八蛋的軍閥走狗手裏！

張某等聽了大怒，未待林君話完，立命梟首示衆。於是，於是一個轟轟烈烈

烈的林祥謙君就此慷慨成仁了！這時我的靈魂似覺茫茫昏昏地也追隨着

林君而去。

林君死後，他的一個六十多歲的岳父及他的妻子到車站來收殮，張某不

許，並說了許多威嚇話。林老頭兒回家拿一把斧頭跑來，對張某說道：

「如不許收屍，定以老命拚你！」

張某見如此情況，纔不敢再行阻攔。這時天已夜半了，我因為受繩索的

細綁，滿身痛得不堪言狀，又加着又氣又恨，神經已弄到毫無知覺的地步。

第二日醒來，我已被囚在牢獄裏。兩脚上了鐐，兩手還是用繩細着。仔

細一看，與我附近有幾個被囚着的，是我工會中的同事；他們的狀況同我一樣，

但靜悄悄地低着頭在那裏落淚呢。

十七

牢獄中的光陰，真是容易過去。我初進牢獄的時候，腳鐐，手鐐，臭虫，蟲子，污穢的空氣，禁卒的打罵……一切行動的不自由，真是難受極了！可是慢慢地慢慢地也就成爲習慣了，不覺着有什麼大的苦楚。就如臭虫和蟲子兩件東西，我起初以爲我縱不被禁卒打死，也要被牠們咬死；可是結果牠們咬只管咬我，而我還是活着，還是不致於被咬死。我何嘗不希望牠們趕快地給我結果了性命，免得多受非人的痛苦？但是，這種希望可惜終沒有實現呵！

工會中的同事李進才恰好與我囚在一起。我與他在工會時，因爲事忙，並沒有談多少話，可是現在倒有多談話的機會了。他是一個勇敢而忠實的

鐵路工人，據他說，他在鐵路上工作已經有六七年了。我倆的皮氣很合得來，天天談東談西——反正沒有事情做——倒覺也沒甚寂寞。我倆在牢獄中的確是互相慰藉的伴侶，我倘若沒有他，維嘉先生，我或者久已寂寞死在牢獄中了。他時常說出一些很精闢的話來，我聽了很起佩服他的心思。有一次他說：

「我們現在囚在牢獄裏，有些人或者可憐我們；有些人或者說我們愚蠢自討罪受；或者有些人更說些別的話……其實我們的可憐，並不自我們入了牢獄始。我們當未入牢獄的時候，天天如螞蟻般地勞做，汗珠子如雨也似地淋，而所得的報酬，不過是些微的工資，有時更受辱罵，較之現在，可憐的程度又差在那裏呢？我想，一些與我們同一命運的人們，就假使他們現在不像你我一樣坐在這污穢陰淒的牢獄裏，而他們的生活又何嘗不在黑暗的地獄中度過！
汪中！反正我們窮人，在現代的社會裏，沒有快活的時候！在牢獄內也

罷，在牢獄外也罷，我們的生活總是牢獄式的生活……

「至於說我們是愚蠢，是自討罪受，這簡直是不明白我們！汪中！我不曉得你怎樣想；但我想，我現在因反抗而被囚在牢獄內，的確是一件很光榮的事情！我現在雖然囚在牢獄內，但我並不懊悔，並不承認自己的行動是愚蠢

的。我想，一個人總要有點骨格，決不應如牛豬一般的馴服，隨便受人家的鞭打驅使，而不敢說半句硬話。我李進才沒有什麼別的好處，惟我的渾身骨頭是硬的，你越欺壓我，我越反抗。我想，與其卑怯地受苦，不如轟烈地拚牠一下，也落得一個痛快。你看，林祥謙真是漢子！他雖至死不屈。他到臨死時，還要說幾句硬話，還要罵張某幾句，這真是够種！可惜我李進才沒被砍死，而現在囚在這牢獄裏，死不死，活不活，討厭……」

李進才的話，真是有許多令我不能忘却的地方。他對我說，倘若他能出

獄時，一定還要做從前的勾當，一定要革命，一定要把現社會打破出出氣。我相信他的話是真的，他真有革命的精神！今年四月間我與他一同出了獄。出獄後，他向C城鐵路工會找朋友去了，我就到上海來了。我倆本約定時常通信的，可是他現在還沒有信給我。我很不放心聽說C城新近捕拿了許多鼓動罷工的過激派，並槍斃了六七個，——這六七個之中，說不定有李進才在內。倘若他真被槍斃了，在他自己固然是沒有什麼，可是我這一個與他共患難的朋友，將何以爲情呢！

李進才並不是一個無柔情的人。有一次，我倆談到自身的家世，他不禁也哭了。

「別的也沒有什麼可以使我繫念的，除開我的一個貧苦的家庭。我家裏還有三口人——母親，弟弟，和我的女人。母親已經今年七十二歲了。不

久我接着我弟弟的信說，母親天天要我回去，有時想我的很，便整天地哭；她說她自己知道快不久於人世了，倘若我不早回去，恐怕連面也見不着了。
 我何嘗不想回去見一見我那白髮蒼蒼，老態龍鍾的，可憐的母親！但是，現在我因在牢獄裏，能夠回去麼？幸虧我家離此有三百多里路之遙，不然，她聽見我被捕在牢獄內，說不定要一氣哭死了。

「弟弟年紀才二十多歲，我不在家，一家的生計都靠着他。他一個人耕着幾畝地，天天水來泥去，我想起來，心真不安！去年因為天旱，收成不大好，繳不起課租，他被地主痛打了一頓，幾幾乎把腿都打斷了！唉！
 汪中！反正窮人的骨肉是不值錢的……」

「說起我的女人，喂，她也實在可憐！她是一個極忠順的女子。我與她結婚才滿六個月，我就出門來了；我中間雖回去一兩次，但在家總未住久。」
 汪

「中！我何嘗不想在家多住幾天，享受享受點夫妻的樂趣？况且我又很愛我的女人，我女人愛我又更不待言呢！但是，在中你要曉得，我不能在家長住，我要掙幾個錢養家，幫助幫助我的弟弟。我們沒有錢多租人家田地耕種，所以我在家沒事做，只好出來做工，——到現在做工的生活，算起來已經八九年了。這八九年的光陰，我的忠順的女人只是在家空守着，勞苦着……在中！人就無情？想起來，我又不不得不為我可憐的女人流淚了！」

李進才說着說着，只是流淚，這淚潮又湧動了無家室之累，一個孤零飄泊的我。我這時已無心再聽李進才的訴說了，昏昏地忽然瞥見一座荒蕪的野墓，——這的確是我的一雙慘死的父母之合葬的墓！荒草很亂雜地叢生，墓前連點兒紙錢灰也沒有，大約從未經人吊掃過。墓旁不遠，靜立着幾株白楊，蕭條的枝上，時有幾聲寒鴉的哀鳴。我不禁哭了！

我的可憐的爸爸，可憐的媽媽！你倆的一個泊飄的兒子，現在犯罪了，兩腳釘着腳鍊，兩手圈着手銬，站立在你倆的墓前。實只望爲你倆伸冤，爲你倆報仇，又誰知到現在呵，空飄泊了許多年，空受了許多人世間的痛苦，空忍着社會的虐待！你倆看一看我現在的這般模樣！你倆被惡社會虐待死了，你倆的兒子又說不定什麼時候被虐待死呢！唉！爸爸，媽媽！你倆的墓草連天，你倆的兒子空有這慷慨的心願……

一轉眼，我父母的墓已經變了，——這不是我父母的墓了，這是——呵！這是玉梅的墓。當年我親手編成的花圈，還在墓前放着；當年我所痛流的血淚，似覺斑斑點點地，如露珠一般，還在這已經生出的草叢中閃亮着。

「哎喲！我的玉梅呀……」

李進才見着我這般就同發瘋的樣子，連忙就問道：

『汪中汪中！你，你怎麼啦？』
李進才將我問醒了。

十八

時間真是快極了！出了獄來到上海，不覺又忽忽地過了五六個月。現在我又要到廣東入黃浦軍官學校去，預備在疆場上戰死。我幾經愛患餘生，死之於我，已經不算什麼一回事了。倘若我能拿着槍將敵人打死幾個，將人類中的盜賊多剷除幾個，倒也了我平生的願望。維嘉先生！我並不是故意地懷着一腔暴徒的思想，我並不是生來就這樣的囂強；只因這惡社會逼得我沒有法子，一定要我的命——我父母的命已經被惡社會要去了，我絕對不願意再馴服地將自己的命獻於惡社會！並且我還有一種痴想，就是我的愛

人劉玉梅爲我而死了，實際上實惡社會害死了她；我承了她無限的恩情，而沒有什麼報答她；倘若我能努力在公道的戰場上做一個武士，在與黑暗奮鬥的場合中我敢不怕死做一位好漢，這或者也是一個報答她的方法。她在陰靈中見着我是一個很強烈的英雄，或者要私自暗笑，自以爲沒曾錯愛了我……

今天下午就要開船了。我本想再將我在上海五六個月的經過向你說一說，不過現在因時間的限制，不能詳細，只得簡單地說幾條事情罷——

到上海不久，我就到小沙渡紗廠工會辦事，適遇這時工人因忍受不了洋資本家的虐待，實行罷工；巡捕房派巡捕把工會封閉，將會長O君捉住，而我幸而只挨受紅頭阿三幾下哭喪棒，沒有被關到巡捕房裏去。我在街上一見着紅頭阿三手裏的哭喪棒，總感覺得上面萃集着印度的悲哀與中國的羞辱，有一次我在大馬路上電車，適遇一對衣服漂亮的年少的外國夫婦站在

我的前面，我叫他倆讓一讓，可是那個外國男子回頭豎着眼，不問原由就推我一下，我氣得要命。於是我就對着他的胸口一拳，幾幾乎把他打倒了；他看着我，很不像一個卑怯而好屈服的人，於是也就氣忿忿地看我幾眼算了。我這時也說了一句外國話 *You are savage animal*，這是一個朋友教給我的，對不對，我也不曉得。一些旁觀的中國人，見着我這個模樣，有的似覺很驚異，有的也表示出很同情的樣子。

少年顯泊者

有一次我想到先施公司去買點東西，可是進去走了幾個來回，望一望價錢，沒有一件東西是我窮小子可以買得的。看店的巡捕看我穿得不像個樣，老在走來走去，一點東西也不買，於是疑心我是扒手，把我趕出來了。我氣得沒法，只得出來。心裏又轉而一想，這裏只合老爺，少爺，太太和小姐來，窮小子是沒有分的，誰叫你來自討沒趣——

呵！

維嘉先生！

對不起，不能多寫了。

——朋友來催我上船，我現在要整

理行裝了。

我這一封信雖足足寫了四五天，但還有許多意思沒有說。

維嘉

先生！

他日有機會時再談罷。

再會！再會！

注中，十三年十月於滬上旅次。

維嘉的附語

去年十月間接着這封長信，讀了之後，喜出望外！竊幸在現在這種萎靡不振的羣衆中，居然有這樣一個百折不撓的青年。我尤以爲幸的，這樣一個勇敢的青年，居然注意到我這個不合時宜的詩人，居然給我寫了這一封長信。我文學的天才雖薄弱，但有了這一封信爲獎勵品，我也不得不更發奮努力了。

自從接了這一封信之後，我的腦海中總盤旋着一個可歌可泣可佩可敬的汪中，因之，天天盼望他再寫信給我。可是總沒有消息，——這是一件使我最着急而引以爲不安的事情！

今年八月裏我從北京回上海來，在津浦車中認識了一位L君。L君爲陝西人，年方二十多歲，頗有軍人的氣概，但待人的態度却和藹可親。在說話

中，我得知他是黃埔軍官學校的學生，於是我就問他黃埔軍官學校的情形及打倒陳炯明劉震寰等的經過。他很樂意地前前後後向我述說，我聽着很有趣。最後我問他，黃埔軍官學校有沒有汪中這個學生？他很驚異地反問道：

「你怎麼知道汪中呢？你與他認識麼？」

「我雖然不認識他，但我與他是朋友，並且是交誼極深的朋友！」

我於是將汪中寫信給我的事情向他說了一遍。L君聽了我的話後，嘆了一口氣，說道：

「提起了汪中來，我心裏有點發痛。他與我是極好的朋友，我倆是同陣入軍官學校的，——但是他現在已經死了！」

我聽了「已經死了」幾個字，悲哀忽然飛來，禁不住潸潸地流下了淚。

唉！人固雖大，但何處招魂呢？我只盼望他寫信給我，又誰知他，他已經死了！

……

「我想起來他臨死的情狀，我悲哀與佩服的兩種心不禁同時發作了。攻惠州城的時候，你先生在報紙上大約看見了罷，我們軍官學校學生硬拚着命向前撞，而汪中就是不怕死的一個人。我與他離不多遠，他打仗的情況我都看得清清楚楚地。他的確是英雄！在槍林彈雨之中，他毫沒有一點懼色，並大聲急呼「殺賊呀！殺賊呀！前進呀……」我向你說老實話，我真被他鼓勵了不少！但是槍彈是無靈性的，汪中在呼喊「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的聲中，忽然被敵人的飛彈打倒了，——於是汪中，汪中永遠地離我們而去……」

王君說着說着，悲不可抑。我在這時也不知說什麼話好。這時已至深

夜，明月一輪高懸在天空，將牠的潔白的光放射在車窗以內來。火車的輪軸

只是轟擊轟擊地響，好像似在呼喊著。

光榮！

光榮！

無上的光榮……

整理
過的

△加新式標點符號和分段的▽

舊小說十三種

東亞
館書圖
行印

各書全有胡適之先生的考證傳叙或引論，有的有錢玄同先生的序，有的有陳獨秀先生的序，有的有劉半農先生的序	水滸	洋裝二元二角 平裝一元八角
	儒林外史	洋裝一元六角 平裝一元三角
	紅樓夢	洋裝四元二角 平裝三元三角
	西遊記	洋裝三元二角 平裝二元五角
	三國演義	洋裝二元八角 平裝二元二角
	鏡花緣	洋裝二元二角 平裝一元六角
	水滸續集	洋裝二元三角 平裝一元七角
	老殘遊記	洋裝一元一角 平裝八角
	海上花	洋裝二元一角 平裝一元五角
	兒女英雄傳	洋裝二元六角 平裝二元
	三俠五義	洋裝二元七角 平裝二元一角
	官場現形記	洋裝三元 平裝二元四角
	宋人話本	洋裝九角五分 平裝六角五分

繙譯小說

短篇小說.....	胡適.....	定價三	角
愛的分野.....	蔣光慈，陳情.....	定價一元二角	
普希金小說集.....	趙誠之.....	定價七角五分	
俄羅斯名著.....	李乘之.....	定價五角五分	
世界短篇小說集.....	魯彥.....	定價九	角
苦海.....	魯彥.....	定價六	角
僕人.....	汪原放.....	定價三	角
兩朋友.....	劉大杰.....	定價五	角
我的童年.....	林曼青.....	定價一元一角	
懺悔.....	魯彥.....	定價七	角
夠了及其他.....	效洵.....	定價四角五分	

——行印館書圖東亞——

◀ 愛好文藝者的

—良好讀物▶

名家小說	寧行應選	元二角
雪夜	汪敬熙著	二角五分
少年飄泊者	蔣光赤著	三角
致死者	張維祺著	三角
翠英及其夫的故事	汪靜之著	五角
小雲	趙超著	四角五分
犧牲者	戈壽陽著	六角
轉機	洪靈菲著	六角
前夜	戴萬葉著	六角
明朝	林曼青著	五角
孤島	志行者著	六角五分
雨點集	田旨著	五角
都市之夜	平萬著	七角五分
大黑狼的故事	谷萬川著	七角五分
失蹤	楊郇人著	三角五分
鴨綠江上	蔣光赤著	六角五分
義塚	饒杏村著	四角五分
流離	寒星著	五角五分
兩個失戀的故事	林曼青著	五角
兩個女性	華漢著	六角
紫洞窟	祝秀俠著	六角

== 亞東圖書館印行 ==

中華民國十五年一月出版
中華民國廿一年五月十四版

少年飄泊者

每冊定價大洋三角
(外埠酌加郵費)

此書有著作權
必究

著者 蔣光赤

發印行刷者兼 亞東圖書館

發行所 亞東圖書館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西首

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店

8.2

44-24-14

U

